

五旬節無靈化

龔斯德著



上海廣學會出版

龔斯德原著

五旬節與靈化

上海廣學會出版

莫序

美神學博士龔斯德先生，傳道印度有年：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故印度人多不以常人目之，恆以爲是天人下降。此雖東方人思想習慣，未可厚非。然龔博士之德力化人，實有其靈感契合，獨到之處。本年八月間，中國基督教協進會請其來華，從事宣傳；作團體之歡迎，爲秩序之進行，以蘄擴大聯誼，增厚感力。同時將其生平得意之作，譯成華文，以公同好，而敬修詣。協會所譯「印度之路」及「圓桌會議上之基督」早已膾炙人口，有目共賞。因時間關係，該會倩余譯其新著之「五旬節與靈化。」余自知不敏，不敢捉筆。然義務之來，又不敢後人。年華雖老，聊作攘臂，其或一道也。本書內容，所關中國之現時情況者甚重。使中國之青年讀之，當知現在中國民族之所關，其癥結何在，以事根本解決。勿求終南捷徑，勿爲玻璃私室。向大路上行走去，向實在處用工夫，余之能事畢矣，何所奢望。

莫安仁序 一九三二，七，卅，上海廣學會

原序

自余著「圓桌上之基督」後，即自矢不再著書。自以爲聰明極矣。然自余遊行傳道至南美洲時，在船上無事，多用靜默工夫，遂有此書之腹稿，孕育胎胚。及至回到故鄉，即接有宗教出版會之信，言本年全世界基督教國，爲慶祝第一千九百次五旬節紀念大會，倩余對於五旬節之教義，詳爲發揮，著書出世，廣爲宣傳，留作紀念。以前雖有志願，不再著書，至此亦不能不勉允其請。但此書之成，亦絕非請求可得。回思在船上靜默時所得之啓示，與該會所爲目標之請求，既若合符節，均爲五旬節之定義，則余之攘臂，亦非食言者可比。而此書反有以成余之初志，豈非大幸之事。

聖斯德識

一九二九，八，十日。於印度

五旬節與靈化

第一章 醒覺之機

第二章 閉門開市的教會

第三章 教會的廣陵散——絕調——尾聲——碎琴

第四章 五旬節的新奇遇

第五章 生命之源

第六章 五旬節與生命之敵

第七章 五旬節與勝利之生命

第八章 五旬節與生命之效用

第九章 五旬節與凡庸主義

第十章 五旬節與人格

第十一章 五旬節與性觀

第十二章 五旬節之兩面觀

五旬節與靈化 目錄

五旬節與靈化 目錄

第十三章 五旬節與帝制主義

第十四章 五旬節與禮教觀念

第十五章 五旬節與物質觀念

第十六章 五旬節與自然界之共鳴

第十七章 五旬節及摩登崇尚

第十八章 五旬節與環境

第十九章 五旬節與基督徒之武裝

第二十章 五旬節與團結

第二十一章 五旬節與道德

第二十二章 五旬節與聖功

第二十三章 神妙奇跡

第二十四章 尋找之妙術

第二十五章 教會與伯牙斯

五旬節與靈化

美博士龔斯德原著
英博士莫安仁惇譯
華學士連警齋筆述

第一章 醒覺之機

詩云：「風雨瀟瀟，雞鳴嚶嚶。」此何時乎？曰：此乃人臥床上，大被蒙頭，睡與方酣之際，忽來風雨之瀟瀟，冷透重衾，又聽雞鳴之嚶嚶，聲敲耳鼓。於是輾轉反側，夢魂猶賒，半睡半醒之時也。又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何時乎？曰：此乃枕歎被掇，窗影朦朧，電掣雷轟，鼓音未歇，睡眠含瞋之時也。東方明矣，可以速醒。橫觀大千世界之上，白日青天，紅光滿地。其猶顛倒衣裳閉目摸索，而爲不景氣之狀態乎？『天國近了，你們都當悔改！』

照事實而斷：天國必須建設在世基之上；世基未曾備妥，天國如何降臨。精神以物質爲基礎；文化以科學爲根據。基礎不堅，是謂癱瘓；根據不實，是謂癆瘵。顛預行之，文化必至流產，精神等於飄風。目極東方大陸，不覺滄然淚下。何時物質堅實，科學凝固；但等天國來臨，文化更新，精神暢旺，以求民族幸福，萬物長生乎？

今欲證天國來臨，必須世基預備妥協，然後行事，依據余之觀察，應有四種要素，以資研究

。今縷述之如左：

第一 科學之態度。在十九世紀，科學初次得意，爲世尊崇之時，輒藐視福音之道，而鄙棄之；以爲遠於事實，不足爲訓。乃至本世紀，大有與福音接近，如土地與植物之關係，彼此不能暫離。蓋科學者，不能離事實而空撰者也。在昔所要求之事實，惟在物質方面，專心擊求。今已解放此種狹義的思想，向各方面，尋求真理。如心理方面，靈性方面，皆爲其開墾殖民之區域。故有人思欲和解科學與宗教之仇視：定科學爲擊求事實之領域，宗教爲搜求價值之領域；事實愈真，則價值愈高；二領域如二省份之合爲一國；領土完整，行政自由；從此科學宗教，便算一家人矣。此說仍屬勉強；因仍分宗教科學爲二物也。夫宗教之爲物，絕對不受任何批評與試驗。如徒視其教理之規定，及信條之承認，雖有近似於專擅獨斷之處，但若無自然之理，循於其內，仍不能給予生活上之需要，而完整其生命。故宗教之法門，卽是科學之程序；二者初無分門別類之處。爲分門別類之事者，是仍不明科學及宗教之人也。或有人言：福音在希利尼人中，已有確定之認識；因彼高呼承認福音爲反本歸真，還其天性之宗教。福音之力，確能恢復人類天性，反其本來面目；使之平均協和，不爲偏激之論，不作搔靴之語；對於人之生

命，真有規復之力量。

所以福音之力，足可恢復人之本性，而有餘刃。其恢復之力線，即施行在事實之上；而事實之地盤，卻設立在基督之中。事實以科學爲法門，科學以事實爲發展。故吾人不懼人具科學態度；吾恒懼人具不足事實之科學態度，而妄加批評，肆加毀謗。若吾人以科學態度，向事實中——基督裏仰望，則人倫道德，靈性生活，皆有事實中心，以爲目標。那麼科學就是宗教的前敵先鋒了。蓋福音乃是專向人生的事實上用工夫；不是哲學家在密閉室內，專用其腦力，抽思幻想，以結出之縹緲虛冢，可以滿其欲望者。

希百來之理智元素是美善；希利尼之理智元素是陽光；印度教之理智元素是虔誠；基督教之理智元素是生命。各有其目的，各有其手續；結爲宗教，成爲信仰；各有其教法理論，以發探其道義。他姑無論，即以基督之道義而言：爲何竟以生命爲前提。蓋宗教之目的在生命之永生。若非永生，則美善無所附，陽光無所照，虔誠無所用；一切歸於虛空。故生命爲宗教之緊要元素。現時之福音大道，爲教會儀式派所講之虛假禮文所遮蔽，如種苗發生於荆棘之下，不能結實；雖有聰慧的批評家，及熱心的教育家，亦不能分其皂白。余曾請求一教授，回其思想於

數世紀之前，而明其究竟尋得兩大問題：第一卽是基督親向衆人肯定表示曰：『你們須要認識真理真理能叫你得着自由』。這兩句話大可爲科學家之座右銘。蓋科學家離真理態度，卽是萬物之奴。他回答我說：『若是基督就是這種心理，這種態度，我們更無合適之言論，美麗之布置於其中矣』。我又向他表示第二個問題：就是基督的真趣味，乃是其本身現居在世人間，並且保衛呵護世人的生命，不使遇險。他憐愛世人，不但愛其身體，亦且愛其靈魂。所以福音就是解除人生一切困苦的大道。仗着基督，減輕負擔。所以基督宗教，不是新發明之宗教。乃是新發明之基督之宗教。人能得着基督，方可談宗教；得不着基督，便不可與之談宗教。以上兩個問題：一是以科學追求真理；一是以基督試驗事實，求得生命之自由，就是真正宗教。故基督卽經歷事實之根源，科學卽解決事實之方法。執言二者可以分開。

耶穌在世講道之時，曾用兩種名目稱呼聖靈。其一曰：『真理之靈』。其二曰：『保惠之師』。真理之靈，就足以回答前文第一個問題。人要尋求真理，捨卻真理之靈，卽無根據。如尋求物理，必以科學爲法門。捨卻科學態度，卽失物理之實在。保惠之師，就可以回答前文第二個問題。保惠二字，卽是在旁招呼之意。他站在人的旁邊，指點招呼，不走迷路，不作錯事，這就

是保惠師的責任。所以科學的感情，是求真理中的自由；宗教的感情，是求基督裏的憫愛。這就是福音的真實價值。所以科學乃是福音的一種手續。

所以科學發達，就是世基督要準備妥協，歡迎天國降臨；使人類得着靈性中的大覺；明白真理，得着自由的生命。這就是基督宗教阿。

第二 經驗。經驗雖是科學的一步手續，但欲闡明基督真理，不能使之獨立，成爲一種各別要素。以易見的物質，而求經驗，是很容易的事。如水遇寒結冰，冰見熱融水，此種經驗，已爲習見之事實。但在宗教中若離基督而言經驗，其經驗卽屬縹緲，不可捉摸。如雷能殞鬼，火能燒魂，此皆離基督而結之理想之虛景也。現時宗教態度，已向經驗中求其合適。經驗卽合理之事實，順序之履行。如英詩家阿耨德馬太曰：『基督行事，常根據於經驗，不根據於學說』。其奇跡卽其經驗之動人處；非學說隨意妄談者比。其所行事，皆有真理寓於其中；非小說家只以顯其智慧爲能事也。所以約翰說：『我們將我們所看見，所聽見過的，傳給你們』。所以看見者爲眼，所以聽見者爲耳；耳目之事實，就是經驗。新約中所發現之事實，全非現時世人直接之經驗；然而此經驗經基督及其門徒介紹下來，從此世人便有所依據，以基督之經驗爲經驗，

以門徒之事實爲事實；合乎至性，發乎至情，就是合理的新經驗。如人得瘡疾，只吃瀉藥，雖可減輕病勢，而疾菌未去。此非絕對不治之病，經驗不足之故耳。有自非洲來者，服之桂納，則病立除。此非神方，經驗廣也。耶穌在世，所行之事，人咸疑其爲神跡，人所絕對不能作者；然而自經耶穌介紹下來，五旬節之後，使徒所行之神蹟，一如耶穌。經驗復經驗，基督所爲，無非真理。經驗有深淺，神蹟無絕對。吾儕基督徒，將來可以審判天使，尙何奇談。復活升天，永遠生命，爲基督已經之事實。吾儕信徒，將來亦須經過此種事實，毫無疑惑。故本世期的經驗，除卻以基督爲中心，必趨滅亡。

第三 哲學舛望。由今之人心觀之，知各人靈魂深處，皆呈飢渴勞乏，委頓求救之態狀。希臘之神話，至今歇業；印度之佛經，形同破產。數萬生命，尙在沙漠遠處，大洋遙邊，哀號求救，以飽其飢，以濟其溺。有一次爲宗教談判，開一圓桌會議。一律師說：『我任何時可以出庭理訟，但我不能日日得着基督。』又有著作大家說：『我從前失去我的信仰，讀盡萬卷，毫無所獲。以後開我心門，歸向基督，基督便在我心。我便如在另一世界，其樂何如。』又有一人說：『早知基督爲福音，何必到處求生命。』從這許多證語看出來：世人心，無論是那一種

人，都有缺望，甚欲得着耶穌，爲其知足之要求。

現時之青年學子，每於譏誚藐視，輕佻浮動之中，而見其心中之缺憾。有一時髦女子，問我以輕佻之言曰：『君之所言，實獲我心。』彼雖輕佻，卻是真心。有一近世哲學家言：『宗教之現象，與其歷史，卽我信仰之根據。故甚表樂觀，不壞憂疑。其餘雖基督而生之享樂，不過閃電烟雲，轉眼成空，尙何經驗。』伯德雷亦有言曰：『除卻宗教事實，別無真正事實。一切經驗，比之基督經驗，不算經驗。只恃現實，不恃宗教，一無所獲。』見其所著出現與實現 第四百四十九頁 魯濱孫惠勒亦有言曰：『現時哲學多以直觀態度，而注重宗教觀念。』可知現時無論居於何等學派，皆有傾向宗教經驗之欲。

昔日科學家，羣以物質分析到原子，便是絕對微子。今以電解之力，知原子可分而又分。故今之一般科學家，恆有物質生於非物質之傾向；卽有生於無之道義。迷勒幹博士曾言：今之科學潮，已將轉向上帝之吸力。不第科學家，哲學家，均有此傾向；卽所謂大資本家，大商業家，亦均有此缺望。故上帝之新能力，在東方已經施其工作。將一切舊的風俗思想，漸漸除掉，趨向光明。今印度之情況，尙在大英保護之下。政治之手續，以平安爲目的。但一旦以此新力

發達之，必有一日千里之勢。

故在現時情況之下，惟有四條大道，可任取其一。第一：保持舊教信仰，略加改良，以求合時。如中國之孔，印度之佛。第二：免卻宗教縛束，但求通俗教育，以求文化普遍。第三：崇尚過激主義，以反對宗教爲前提。如蘇俄之赤化主義，日本之法西斯蒂。第四：完全傾向基督以宗教爲先天主義。前三者皆臨於危險境域，趨於滅亡地位。惟第四者，方可大慰人心，滿胸樂望。人離基督，必成死物。社會國家離基督，必成死社會國家。談命運，講巫術，是東方之毒。多慾望，好冥思，是東方之病。近巫術則思想污濁，好冥思則貪心不足。二者皆缺少上帝之恩賜。如能以上帝爲中心。集中基督，則東方大陸，亦天國之一片樂土也。

第四 絕對宗教。所謂宗教，不是普通觀念，乃是特別現象；不是相對說法，乃是絕對稱呼。除基督宗教之外，別無宗教。離基督卽無能力，皆爲死灰。不具形體，且無生靈，一切皆歸虛無。若有基督爲中心，生大力，一切奇蹟，皆可實現。基督宗教，如同大路，行人來往，如履康莊。

總之：現時世基，已經豫備妥協，歡迎基督，在內部工作，以顯恩賜。科學態度，以實事求

是之心，已發現基督乃事實之中心，歷史之源頭。經驗學者已本其眼光之觀察，及物質之實驗，尋得其垂直線，以最近之距離，歸向基督。哲學派之不可知主義，及唯物主義，皆將折衷基督；使不可知者因基督而得知，唯物者因基督不第唯物，且求物質與靈性之合體生活。其餘一切學說，一切主義，皆將在基督足下，殘敗消滅，望影而逃；變成基督主義之天國。不可知主義始定於赫胥黎其後斯賓賽爾康德孔德韓米勒吞等皆主此說唯物主義證字宙萬有盡可由物質以說明不承認物質以外之存在今由人類之經驗，推衍猛進；由人心之缺憾，及慾望，已漸入正路，尋訪基督，歸向中心。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他們得生命，並且更加豐感。』故近人有詩曰：

知識墮人腦，庾斃一何殘；惟在基督裏，生命如湧泉。

有一印度青年曰：『現時印度，各物皆全，可惜沒有生命。惟你們基督教徒，有此生命』。果然，基督之潛勢力，已經自位置能力，而變為運動能力矣。五旬節之實力，在二千年以前，已經開始發現。今猶在運動之中，儲蓄醞釀，未嘗或止。吾人誠能與基督相聯，便可得其能力，而有真實之生命也。

第二章 閉門開市的教會

昔有一諧語：言亞當夏姓犯罪，被逐出樂園時，亞當回頭向夏姓說：『噫，我妻，我們進入過渡時代矣。』所謂過渡世代，即青黃不接，舊穀既沒，新穀未升，黎民正在忍飢耐餓，等候新穀成熟，所受之痛苦及所發之希望。在君士坦丁諾伯博物院，有一片舊紙，上寫：『世風不古，今非昔比；子不孝其父，弟不敬其長；人各著書立說，各主張其學理，不肯從命。』而孟加拉有一青年，亦言：『我生不辰，遭此厲凶，過渡世代，憂心忡忡。』彼等之言，正如得循環熱病者之體溫，忽然高起，忽然下降；高起則昏迷不知，下降則身體舒快。而在正降未低之過渡時間，即受痛最劇之時。糊言亂語，輾轉反側，如同顛狂。其心中苦味，呈無限悔恨，及希望之心。當不次於亞當之回頭語也。

我們正在此過渡中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途險像環生，不知伊於胡底；但看波山愈高，波谷愈低。而在此顛簸漂蕩之中，其苦當不可言宣。我們惟恃事實之存在，真理之顯明，經驗之宏富，用基督之力，穿過古舊的學說，轉入生命之新路，得着上帝之指引，合同世人之胞與，斯為幸事。然而今之教會則何如。曾否已將此光明之大道，陳列在世人足下。曾否將基督

得勝的生命，顯示在世人面前。曾否將聖靈的妙意，啓迪在世人心內。恐怕我的良心要用坦白，正直，公平的話來說；他們現時的態度，正如同閉門開市的教會，不敢露面。同時外面受苦的人，亦得不着基督的福音。傳道者徜徉於教會之門，不敢進亦不敢出；由猶夷而退於畏縮；萎靡不進，虛弱不靈；東方已白，衣裳猶在顛倒；雞既已鳴，床頭猶在迷夢；五旬節來了，已在門前了；呼之不應，叫之不靈；云何能淑，載胥及溺耳。他們在教會中，不作膏油之器，徒作絆脚之石；聚一會又聚一會，舉一員又舉一員；名目繁多，機關龐雜；大倡敏活之論，只添死輪之軸；教會進步，遲遲吾行；遙企前途，曷勝浩嘆；五旬節之精義，早關閉在鐵檻之中矣。

有一次我欲望喜瑪拉亞峯，穿過阿爾木拉峯之時，其道崎嶇盤旋，有如蠶叢。車夫爲一生手，事前並不預備，事來亦不計畫。但彼爲一敬虔之人。將開車時，拱手而立，向機器禱告，祝彼勝利。行至半腰，箱中無水，機器太熱，因而停止。移時熱退，彼仍不裝水，只作祈禱，祝其勝利。未幾罐中無油，仍行停止，彼仍是祈禱。夫祈禱善也，然不加水，不添油，任其自然，如何可行。我們教會之傳教者，不在儀式，不在說話，只在行爲，方能有效。得着基督之力

，付之實行，方可與人有益。只閉戶虛望，焉能有濟。

今試回想五旬節之情況。若門徒不受聖靈，當無若彼之能力。一受聖靈，便有新生命居於其中，大顯神蹟。上帝之道，以聖靈之孕育而生聖子；正如婦人受精懷孕。十字架之苦，即是產難；三日復活，即是臨盆；復活升天，即是完全產生；五旬節是宣布天下，慶祝得子。此次所產之新甯馨，不是那舊孽障；乃是代表人類，皆須重生，成立天國。如此大道，誰敢閉門，靜默不言。故無五旬節之工力，教會必不能成立；而傳教者，不將五旬節之工力，精誠推廣；使人皆聞大道，受其真益，亦爲辜負恩賜。昔耶穌未升天，聖靈未降臨之前，門徒每星期聚會，只在夜間；閉戶靜坐，怕人來捉；其胆怯之情況，雖屬可笑，然聖靈不來，如嬰兒尙在腹中，扎掙欲出；其恐懼胆怯之心，由其呱呱墮地之號聲而知之也。然而一到五旬節之時，聖靈來臨，一百二十人一齊擁出庭戶，大聲以各處方言，向衆人講論耶穌是基督，豈非甯馨兒，其啼嗶嗶，室家君王之氣象。

回想門徒，當耶穌在世之時，亦曾聽其永生大道，爲世人而賜；亦曾看見耶穌親身行事，足以表明其爲永生之源；亦曾見其與世人之肉體爭戰，而釘十字架，如產婦病床；亦曾見其三日

復活，復能相聚，如臨褥落草。然終未敢必此甯馨兒能否生成，能否長壽。故終是懼怕，不敢開門。然而五旬節已到，他們竟奪門而出，光明正大，在大庭廣衆之中，宣傳耶穌是基督矣。爲何今之教會，仍舊退回五旬節以前之情況，作閉門之羹乎。惜哉。

但五旬節未到之前，門徒雖每七日聚集一次，每次必有耶穌之來，以鼓勵之，以安慰之。其言曰：『願你們平安，我父差我，我也差你們。』「願你們平安。」就是勸他們放心，只管出去之意。「我父差我我也差你們」就是催他快快出去之意。但勸之又勸，催之又催，他們只是不去，仍是關門。直接催勸了五六次，仍是不動。直到五旬節聖靈降臨，他們就一齊興起，破門而出，捷足先登的向外邁擁。可知嬰兒墮地，必有靈魂，方爲生兒。門徒必受聖靈，方爲聖徒。基督以此生命賜之門徒；門徒以此生命賜之世人，就是本分，就是差務。我們生於門徒之後，近兩千年，猶作關門之生意，豈非可恥。

近世基督徒最怕科學家之批評，顯露原形；所以閉戶不出，以思抵抗之法。其實何用設法抵抗。基督是真理，真理自然有其抵抗之法，勿勞格外費心。耶穌說：你們須明白真理，真理能使你們得以自由。既是真理，不怕批評，愈批評其理愈真。真金不怕火鍊，愈鍊其金愈純。何

必如此畏怯，消滅自己之志，增長敵人之胆。

在南美洲阿痕第那國比歐那斯阿來司大城內，有一紀念牌坊，乃紀念叩倫布尋獲新大陸之功績。上雕石像，立於牌頂。牌坊前基，立自由神之女像，手擎火把，冲霄高舉。在女像之旁，豎一幼女之像，面向東方，呈熱憤態度。又一旁爲勤學女像，面呈聰慧之態，手捧開展之書，正在觀覽。在此諸像之下，有一偉人，手挽櫓槳，駕駛巨舟，以表人羣進化之意。故此一面全意，表示進步之象，皆向東方，呈其急望。在坊之背面，有二人被長蛇纏繞；其一將欲壓斃，俯視其手。顯無力抵抗，破碎悲哀之形；其又一人，則扎掙擺脫，鬆解其綁，面向東方日出處，呈有希望之態。在坊之對面，有一異教徒，手擎地球，勢將吞滅世界，全入其手。但在其對方，另有一像，面向西方日入處，顯有信仰之態；一手執櫻樹枝，以表興隆美豔；一手持錨，以表平安穩健之意；面呈和緩之色，每多從容之意；其眼爲物所蔽，示不以俗眼觀天下，惟以信心橫宇宙。而全坊之代表，乃至深意無窮。

觀罷此像，大有概念。信心之像，爲何面不東而西，目不開而蔽；手執櫻樹枝，其爲無意識之興隆；手執大鐵錨，亦爲無確定之平安；爲何不轉其面，與自由神，共同奮鬥；與智慧神相

比研究；與偉人同舟共濟；或轉而幫助被蛇縛將死之人；與該幸望者爲共同扎掙。爲何表同情於異邦教徒，欲攫全世於其手，蹂躪於其足下。信乎，信乎，其速脫去眼罩；其速轉面東方，得向上帝恩光，如五旬節之遑厲發揚，豈非甚善。

智利國有一海港，名發勒排雷敷意卽天國之瓶。其名雖美，其境甚險。因見其內有許多破船。余疑而問之，知此港雖美如瓶，但遇暴風之際，風浪衝撞，海底暗礁甚多，每易破碎。故有暴風來臨之時，若不設法速速出港，必無幸免。如此，教會之平安，乃在自由大海之內。若有人欲以自己之知慧，以物質之力，追求真理，將真理關於港外，則港內不久必因意見不同，而起風波，將生命船碰碎。若不急速逃出港外，必無幸免。今之教會，因經濟困難，仰仗資本家之勢力，曲意順從，用其捐款，維持生活；而經濟力遂封鎖教會之門；不久會內因經濟不均，必起內亂，將教會破壞，甚可惜哉。現今時髦教會，多以拜金主義爲其神聖信條。故過激派之所以反對教會，卽因其所信仰之元素，全爲物質之搜求，而非靈性之育養也。教會之門，乃因倒閉。現今基督教國，多爲白色人種。其金錢廣大，其勢力雄厚，遂藐視其他帶色人種；徑關天國之門，不令入內，其罪何等深厚。耶穌不是白人，乃是帶色之人。今之猶太人，有似於白

種者，因散居各處，水土關係。若至耶路撒冷，尋其土人之面目，即當初耶穌之真面目也。保羅傳道之時，羅馬官長以爲他是伊及人。傳21 38則知保羅之色矣。欲知昔日保羅之面，可看今日伊及之人。伊及人古今固未嘗變也。

亨丁吞所著色之特性書內，題到歐洲人，特別是美國人，現今乃經三色染成：一是高加西亞原色，一是地中海羅馬色，一是菲洲內革羅色。內革羅色今已爲冬風吹白了好些，但自其鬚髮，尚可辨認其種類。我的母親，有很美麗的鬚髮，差堪自豪。至於亨氏之著，是否恰對，吾不敢定。惟可知者，現今之族類，已經混合。耶穌絕對不是白人。然而白人竟以爲白教，不與黑人共分利益，這是耶穌的本心嗎。有此思想者，其閉戶自封之人矣。一切國族，皆爲一族。國性不可有，族性更不可有。愛國爲狹義之勾當，愛族乃偏激之論調。今仍不敢於五族共和之中放胆演講，豈非謬甚。世界各國各族，爲界限所拘束：各國只求各國之利，故甲國與乙國仇視；各族只爭各族之權，故子族與丑族惡鬥。其餘宗教有門，黨會有坎；遂使世人入於活地獄，大聲哀號，無人救援。若能遵基督遺教，天下爲公，人類同體，打破門戶之見，融融一堂，快何咎之。

美國現時因金錢雄厚，建築許多魏大美麗之禮拜寺。行禮開幕之時，恆演羅馬古教之儀式。歌詩團夾道護送，讀經班朗誦堂前；外觀可以觀止，內容不容回沓。惜哉，人皆喜關天門，與基督隔絕。所以哈奈克說：『早期教會之發達，全恃非儀式之傳教者。』今之傳教者，只要有書本，無論何人，皆可為之愉快。故今之教會，以算術語解之，當為

內印象—外印象—抑鬱印象

將印象公生棄之則得

內—外—抑鬱

此即關門教會所得之結果也。所以無熱誠之道德，不能久長；無感情之心田，不能清潔；無基督化之基督教，不是基督教。

吳得留維利孫曾言：『對於世界，我們應當解放美國的商業。』我亦照此語句宣言曰：『對於世界，我們應當解放基督教。』只怕將基督教關在你的心裏，不肯公開。正如懶惰僕人，生了懼怕，將銀子埋藏。你想他將來的刑罰，是何等大呢。只向荒涼黑暗處趨奔而已。

第三章 教會的廣陵散——絕調——尾聲——碎琴

有人駁我前章之論之言，爲周內太過。因今之教會中，確乎有眼高於頂，力大於身之聖徒，可以排除一切障礙物，奪門而出，以領導衆教友爲美善之生活，升至高之地步者。但是用心考查他們所以爲領導前驅出人頭地之緣故，不過恃其坦白之心，正大之度，看到一種真理；別人視之，高於一切，其實不與上帝親接，不能得其經脈，雖有形式之生活，亦如死物。如同琴瑟，無絃上之調和，終無歌曲之生氣，可以引人入勝。昔有人畫一張名畫，請人參觀。一人曰：『畫則高矣美矣，布景嚴密，配色勻整，命意深遠，可惜爲平面呆板之現象，缺少透視具體之生命。』因一平面生活，沒有真理。故真理與生命，乃是生物必要之元素。今教會中雖有具熱心，能自發憤之人；但缺少五旬節之聖火與聖靈，卽不能成爲重生之人，感化別人，都來歸主。

所以有人批評現今之教會，爲麻木的分析，大受痛苦。因分析只能將生命解剖，參觀內容；而不能再聚組織，成爲生命。對於一切行事，只能知其否定條件，而不知其肯定條件。

中國聖人之道，卽是否定大道，不是肯定大道，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未嘗言已所欲者必施於人，又云，我不欲人之加

諸我也，吾亦欲勿加諸人，未嘗言我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先加諸人，又云，過則勿懼改，未云善則必敢作，又云，勿友不如已者，未云必友其如已者，十條誠亦多負極工夫，如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妄言，不可貪欲，不可妄稱上帝之名，皆負極說法也，其正極即是愛字，愛神者必不拜偶像，必孝父母，必不殺人，不姦淫，不貪心，不偷盜等等，故愛心能完全律法，故律法爲負極學說，

此正極學說，惟耶穌有之；由上帝而來，由聖靈工作。故彼等只知尋求真理，而不將真理奉送於人，仍是不知真理。昔人以百足蟲與青蛙相嘲作詩曰，

池畔百足蟲，

宛轉一何驕；

池邊飲污水，

青蛙喜相嘲；

『美人千條腿，

賽馬似盪橈；

柔總壓風脚，

波隨裙帶飄。

借問何脚先，

何脚向後翹。

未能知君意，

請君仔細描。』

百足啞然笑；

『未能報君勞。

但知循序進，

自是本能高。

欲究前後序，

庸人太自擾。

何如君鼓吹，

兩棲意興豪。』

這就是教會中自以爲是領袖，破門而出之人，仍不過如百足蟲之自數其足，何者先動，何者後企，沒有用處之事。自己仍是在水坑之內，與青蛙爲伍，所見不大之天也。夏蟲不可語冰，螻蛄不知春秋。機械之人，將生命看作機械之事，自以爲是看透天機，博得喝采；其實乃是麻木

不仁，卑污不堪。雖有方單，而無藥材；雖有標本，而無生命；雖有定理，而非真理；雖可感人，不過虛靈；雖覺正大，而非光明。

有一個基督徒向我說：『我失所天，如之奈何。我甚願教會接收眞生命，以求教友之生活；但皆失望。我如同在塵世勞苦，終年永無見天之日，如之奈何。』不錯，有許多教會，現在是已無所天。他們終日在地中勞苦工作，疲勞運動；但上無所天，不能向之呼吸，不能向之伸手，不能向之祈禱；如同在暗黑地獄之中，一切失望。

當初門徒在五旬節之前，所見不過最小之天，或者可以說是無所天。既無所天，所見不遠。所以門徒中間又起紛爭，辯論他們中間誰要爲大。經耶穌拉過一個小孩子，令他們向天觀看，知小孩與天國的關係。使他們存心卑微，行事和睦，放開無限天空，指點其中奇景。訓示愛之精義，使天上之上帝天父，得着讚美。但到五旬節的時候，一切聲音奇蹟，自天而降，衆人都得着天上的聖靈；衆人方捨去從前的瑣屑意見，一味爲主工作。在美國腓得力梅雷省山地，有許多陂陀。地多稻田，田畔沼中多魚。常有人在此危坐石磯垂釣，他無所事。抬頭一看，前面大洋，波浪翻騰，萬怪惶惑，彼等竟置若罔聞，一味自尋樂趣。現今教會之名人，皆是垂釣稻

田，不顧海外之事之人。卽在瑞資國魯山城所開之議會，所辦之事，所辯之題，皆是瑣細禮節，無關大局。如垂釣稻田，所得不過鱣鱠鯢鯪之類，斷無鯨鯢鯨鱈之品；其不足輕重也明矣。不第如此，稻田之中，出一種魚，名曰戰魚。將二魚盛於杯中，則二魚相遇，必有一戰。其始魚色皆變爲紅，以示威武。移時其一戰敗，則變黑色而逃。教會之釣於稻田者，恒爲小事而起爭端。一如當時門徒之互爭首領。爭來爭去，毫無結果，同歸於盡。故五旬節給予門徒一絕大教訓。而今之教會，竟得不着此種教訓，豈不可惜。

印度遮浦爾城昔爲印度大雷咤之皇宮大殿。建於山頂，圍以礮台，威武繁盛，各臻其極。今其城已移於不遠之平原上。所遺舊址，今猶宛在。尙有舊兵駐守，老僧獻祭。然皆破爛不堪，不足一視。而其新城內威武繁盛，另有局面。基督於五旬節後，已將其中轉移，另開新局面。離開各人私心，向普遍大平原行去。乃今之教會猶閉戶著書，各申教理，各爲其思想風俗習慣所困，不能捨棄，以從耶穌。如同遮浦爾舊城之老兵，仍帶鏹刀以巡邏，老僧仍焚瘦牲以敬神，只見其愚，未見其智。昔耶穌責法利賽人，仍拘古禮，獻茴香芹菜以爲祭儀，其心雖顯虔誠，毫無用處。

我屢次爲閉門的教會，因爲沒有膽量擔心。他們的心絃跳動，只是驚悸，害怕，膽怯，喪志。我屢次激動之，使之有復活之盼望，但終歸無效。一次有一個印度學生，要移動一個偶像，心中害怕，不敢動手。我勉勵他說：「不要害怕，彼不能加害於你。」他說：『我的聰明，使我不害怕；但我的心絃，仍是驚跳，不能制止，如之乃何』。所以欲使心絃不驚動，必須得着特別的安慰與經驗，方能收功。從前門徒一百二十人，於耶穌升天之後，天天藏在樓上，不敢出來。然而他們卻是禱告，祈求，感謝，日夜不休。到五旬節時，終究得着保惠師之安慰及擔量，大膽奪門而出；即在仇敵面前，大聲演講。這種力量膽量，決不是從自己心裏發生出來的，乃是自外來的，自上來的。

橫觀今之教會則何如：只求學問增高，不求道德增高；只求人數增加，不求恩賜增加；只求銀錢豐富，不求愛心豐富；禮拜惟求儀式好看，不求心內清潔；禱告只求文詞美麗，不求虔敬誠實。故阿里凡夫人所著愛瓦德伊雷風生平傳記，內有言曰：『聖靈離人而去，其人之思想行爲，便如乾枯之樹，呆板死僵。』此言甚是中肯。昔阿薩痕德曾言：『基督教今如未發現之國，又如黑暗之大陸，我們的生命，藏在其中，不得釋放，可哀孰甚。』

今各教會全守聖誕節，如同東方之新年，全球瘋狂。其次則爲復活節。至於聖靈降臨節，五旬節，則無人過問矣。其實聖誕節爲過去之老話，復活節亦爲過去之經典。獨聖靈降臨節，乃自五旬節到世界末日，進行不斷的靈恩運動，不可一時或忽。應常常開會過節，紀念不忘。乃竟無人過問，只如花朝月夕，等閒而過，豈不可惜。現在請到帕拉斯坦地方觀看。凡舊約新約各種應有之禮節，各教會皆舉意提倡，遵守慶祝。就是沒有他們自己的生日——五旬節。咄咄怪事。

觀以上教會種種死像，正如嵇康臨刑，廣陵聲絕；伯牙弔友，焦尾聲漸。然而悲調重彈，有動於中。今之教會，常能聞聲驚懼，起作雞鳴之舞耶。

第四章 五旬節之新幸遇

教會閉門，自含羞恥，不敢向外，亦必有其原動力。有一次我在教師公學中，向大衆發表五旬節之精義。有一考試主任向我說：『當你說到此問題時，我恐怕諸位教士聽了，都變成囂張派。』噫，他竟以五旬節之精義，當作了囂張派的動作。此冷靜性的大勁敵也。又有一派感情浮薄，易受激動。一受激刺，便神經過敏，而有特別舉動。如獅子舉前爪直立之跳舞，使人不

可響邇。遂使人疑五旬節派皆是感情浮動之人所作之行事。此亦一大勁敵。

夫感情之爲物，乃行爲之激動力，及堅忍之抵抗力。人若無感情，萬事皆休。蓋感情如風，人身如船，心葉如帆；風行帆張，破浪萬里，即可直達其所預定目的地。如保羅之不懼艱險，爲主犧牲，皆因基督之慈愛激動其感情，如大風吹帆，不能終止也。其有感情過度，或有逾越之行爲，反常之舉動，終不能傷於其本能之大體。蓋五旬節之靈恩，並非如人吞食鴉片，使人不能忍受，反失其常態。五旬節卽是基督徒之常態。但有大多數人，恆在常態之下。平日感情虛弱，態度冷靜；聖靈感力，不見功效；只恃生理本能，認識瑣屑；因而私心任用，萬事顛倒。此固是大錯。而在神經過敏，感情在常態以上之人，一受激動，乃如生熱病之人，謔語調言，輒生驚懼。二者皆非常態之正規。其常態正規，卽屈服在五旬節下，若激烈，若和平，若暴怒，若溫柔，若大胆洶洶，若小心翼翼，皆從容中道，不亢不卑之人道主義也。不觀彼得受聖靈講道之時，其態度竟如新酒喝醉之人。酒醉之態度，可作深長之思味。彼得卻以清醒的態度說：『時候剛到已初，不是醉了。』彼得到哥尼流家，哥尼流一見，以爲是天人下降，卽刻伏俯在地，比羅馬大凱撒都威嚴十倍。然而彼得卻說：『請你起來，我也是人。』可知彼得受聖靈

的態度，在別人以爲是大反其常；而在本身卻神志清明，態度穩健；鎮靜從容，優游閒暇，仍是我之舊態度。不過我的器皿，已爲主的靈所充滿。如同天風吹飽席帆，任其流行。席帆固仍是舊席帆，然而其態度竟如是緊張，催舟破浪，瞬息千里。無惑乎人疑之爲新酒喝醉，又疑之爲天神下降也。

五旬節在今之摩登世代之思想中，尙不能若合符節。因此種舉動，非科學家所能望其項背。五旬節聖靈之來，其聲如風，其形如舌；其力能使大地震動，其感人之心理機關，皆使爲協和之運動。並非酒醉，更非天神。所講之道，可入人耳，可刺人心。可知非夢讖瘋狂之論，乃聰明智慧之語，發爲懇摯精誠之辭；使人尋求上帝，泯去自私自利，彼此和睦如一；天國之象降於塵世，此不過小試其端耳。塵世之人，皆如迷路之羊，各受其苦，各守其心，各有其道，各趨其極；是以此時代之人，大呈紛亂之象，不能一致。惟基督之靈：視心思爲器具，尋其正用；視言語爲機關，尋其正宗。器用合一，機宗合轍，即是聖靈之功能。而人竟視之爲奇，不敢深信，豈非大愚。今之教會，其去古之譏誚者，又何遠哉。上帝將五旬節之鴻福，賜給萬人；人不接收，必自蒙其恥。只求形式上之美觀，遺卻教會之真義，其將來之境遇，若何可悲。

有一著名之人，論到五旬節，聖靈降臨，所得之恩賜，爲不可靠，其言大謬。麥基非博士說：「五旬節乃是聖徒受靈恩傳道就職典禮。所以與其紀念聖靈光臨，不如紀念就職榮慶；所以紀念聖靈降臨，使人疑爲神話，不如紀念就職，使人傳爲歷史，」但如此看法，恐仍不恰當。在五旬節前，耶穌曾遣七十人傳道，亦能治病，亦能趕鬼，此非一受職之大紀念乎。但彼時受職，不過見習事實。此次降臨，方是奉行職務。所奉行之職務，即其所受之職務。即聖靈欲將自己的工作，顯示世人。故人爲基督作見證，猶是小事；聖靈爲基督作見證，方是大事。此五旬節之絕對可貴處也。

司各脫教授曾著一書，名「新約中之聖靈。」其中有一問題，即五旬節之發見。而彼所回答之語，甚是中肯。即『剏造新聯誼。』不但猶太與異那中間之牆垣拆毀，即神人中間之幃幕亦被裂開。新聯誼之剏造，惟自五旬節以後，始有此事實。彼得斬之於前，雅各斬之於後，保羅拆毀牆垣，且吃官司，打到大凱撒御座上去。上帝要與人親合，人反彼此不能親合，是五旬節之罪人也。基督在世，門徒時常與之反對，自五旬節來到，他們即不再反對。耶穌之靈，常在他們中間。這就是神人合體之大證據。上帝再不在西乃山上施威，風火雷良，觸之必死；乃是在

八福山上，訓誨永生。不第海濱，不第鄉村，各到各處，皆有傳福音者之腳踪。這就是五旬節的表示。昔馬伯雷說：『聖靈之所在，即代表耶穌之所在。』所以聖靈降臨，即不啻耶穌降臨。聖靈在他們中間，奮興工作，即不啻耶穌在他們各人中間——心裏，奮興工作。進而言之，上帝憐愛世人，將獨生子賜之，是上帝之心，以耶穌顯之。上帝之心，以耶穌顯之，故上帝爲耶穌樣的上帝；耶穌與上帝爲一體，故耶穌爲上帝樣的耶穌。從此三位一體，不再分家；而與人合四體爲一，更不用分家。宇宙一體，萬物一人，性有靈力，可以相通。今有人稱呼聖靈『爲上帝之靈』，或『耶穌基督之靈』，此乃大錯。三位不是分開的。保羅認識甚真，故當稱呼『主——靈』，『二者聯稱。故對於靈之觀念，不第知覺，而且實現；不但知覺於思想，而且實現於經驗。此種經驗，全由靈驗而至。』

大日臨格，歷史開篇；人類所望，曙氣乍暄；一切障礙，摧落喧闐。

第五章 生命之源

聖靈爲何在該時降臨，開歷史之首篇。又爲何在該地降臨，應如斯之情況。是皆有意存焉。須知聖靈之來，不是爲親合，不是爲親善；乃是爲棄絕，乃是爲滅亡。其原因何在，試終吾說

。人心必有豫備，知聖靈確爲何物：認識真確，然後聖靈始能來到。若是將上帝的觀念認錯，則上帝降在人間，亦必將他認識。故認識爲難能之事，認識卻爲必要之端。不然，認假爲真，全體錯誤，其險最深。苦哩釋納乃印度人所敬之大神，吾基督教人當然以之爲假神，與之反對。有一廟祝曰：『爾何用多疑，看其勢力之大，卽知其神之大矣。』吾終不信其說之正確。困苦哩釋那本身並無權力：與之權力者，乃是敬拜之人。彼自己並無一點權柄，不過泥塊而已。有一次我在印度一大戲院，向非基督教之印度人演講十字架的道理；言中大大形容賜恩之上帝，及耶穌贖罪之功，心中甚是快樂。講畢之後，一直回到車站，走進車廂，見廂外滿跪着印度人，大聲呼喊：『條彌—質—啟—齋』。意卽『條彌萬歲』。原來印度大主教條彌登車，欲有遠行；其羣弟子歡送之，至車站。此爲歡迎之隆重禮節也。呼喊之後，羣爭以嘴親其足，以爲是得意受福。而所謂條彌者，則昂然不睬，行所無事。歡送已畢，弟子歸隊，條彌乃振臂環眼，坐於廂床；抽大雪茄，吹烟盈室。車行至半夜，余尙未入寢，只覺怪氣冲天，心中失望。我卽請求其回答我顯明之事實。彼乃懼然而言，呈跣踏不安，倉惶失色之狀，未終其辭，啞然而坐。余卽拜見一曾受高等教育之印度人，向之言曰：『民智如是闇昧，如何能望其國之振興。』其人亦

表同情，莫可如何，任其沉淪而已。又有一次，余欲拜見一虔誠敬拜者。該人亦曾受過高等教
育。但名刺投入，擋駕不見。詢其原因，回言彼已八閱月不見謁者。又問其原因，則言欲修煉
成神，恐爲俗物所冲。問其有否成功，則言或者可成，今已瀕於成矣。我聞此言，悶氣欲窒。
若上帝如此難見，尙何能成爲上帝。上帝是尋人，不是人尋上帝。今乃謁之而不見，是非真上
帝也明矣。上帝是赦人罪，不是叫人吻其足。乃條彌之行經如此，其非真上帝也明矣。又一次
，余在半夜往見印度參神之禮。神龕放於人之肩頭上，負之前行。後有冲神之尸，衣冠奇異，
手法特別，笙歌夾道。移時有一山羊，卽是犧牲。宰之而盛其血，奉於尸前。尸飲之過量，則
可受福。故神之滿意，只是飲血。神爲飲血之神，吾何敢言。又有一印度友人，寫信與我說：
『所謂寂滅法，就是無人再能施之以任何威力；所有下等生物，與神聖生物，連爲一氣：到此
境地，任其自然；不再苦修，不再苦思；一切無罣慮，清香滿宇宙。』似這等空虛捉摸，焉得
爲神。此種錯認上帝之觀念，不第異邦有之，卽以色列族，亦不能免。有一次一母親述說亞馬
利族被以色列族殘殺之故事，與其女兒聽；其女兒曰：『上帝是愛，必不能同情於以色列人之
殘殺行爲，因耶穌已將上帝之性表示出來，上帝卽是愛，不但愛鄰舍，亦當愛仇敵。』觀此女

兒之言，知其背景，是以真上帝爲中心矣。其認識之真確，有如此者。

人立於阿勒伯山之絕頂，當白日西沉之時，光源在其足下，所遮之影，返於天空，遮蔽大宇。人用已意認識上帝，不過如足下之光，倒影天空，便以自己的影，當作上帝。希臘哲學家米南德言：『不幸而中之命運，大抵卽上帝權衡。』亞里斯多德言『愛上帝爲絕對不可能之事實。』二人皆未得上帝之中心，因未認識耶穌。故上帝對於人類未曾暢曉其模型之先，絕對不向人顯現其真像。因人各有心，心之不同，有如其面；如人先以其不同之心，尋求上帝，則各人有各人之上帝，而上帝之現像，必甚複雜。若非先使人認清其一定模型，上帝絕不顯示於人。此所以必定其時，必定其地也。

我們之渴望，尋求上帝，是爲甚麼。是要明白祂那一種性質呢。是要明白祂的全權全能嗎。恐怕祂的全權全能顯示出來，我們懼怕的要伏地而死。是要明白祂的無所不知嗎。恐怕祂的無所不知顯示出來，我們要迷玄的如同笨蟲。是要明白祂的無所不在嗎。恐怕祂的無所不在顯示出來，我們惶惑的疲於奔命。那麼我們到底是爲甚麼要尋求上帝呢。是要尋求上帝的甚麼性質呢。就是要尋求上帝的品性，與我們有甚麼關係。使他的品性，不至爲我們的品性所遮蔽，所

毀壞。他的諸種品性，就鑄成了祂的生命。這生命就是我們的生命的根源。我們事事仿照祂，學習祂，使我完全像祂。祂的像舌頭之聖靈，說聖潔的話，大有能力。我們受了祂的聖靈，被感化過來，也有祂舌頭的能力；把贖罪的妙義，向人傳說，使人悔改得救。祂的像手臂之耶穌，作奇蹟異能，可以將罪人從死囚裏救出來。我們也當分其一臂之力，為主工作，不可懶惰。聯合起來，四肢百體，滿有基督的身量。作天父的兒女，完全像天上的父親。這是我們尋求上帝的目的。得着祂的生命。他非所願。

像這樣的上帝，不易使人認識，他們將宗教的儀式，作成死八板，將靈活的手，變成生硬，將知覺神經，變成麻木不仁。如同當初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位上，講着陰沉苦辣的遺傳。站在十字路口上，使人親他的脚，昂然不睬，受人的敬拜。立在聖殿當中，伸手向天感謝上帝，因為他是超人，大不和別人一樣。正當這時，耶穌卻生在僻鄙之鄉，木匠之家；卑微之人，貧窮之子，無人理會。然而他來到約但河外，要受約翰的洗，約翰卻嚇得膽戰心驚，伏俯在地：『我當受你的洗呢，你倒就了我來嗎。』夫約翰何許人。當時王公大臣，士民庶人，所仰望為至善之人也。然而竟伏俯於耶穌脚前矣。則耶穌不且更成為至上無對的善人了嗎。他的良善，

不是自潔如巢父許由之類；乃是與稅吏居，與罪人遊，與下賤被鬼附之人同在，與污穢長癩瘋之人廝摩。其心平而不躁，其氣和而不厲。粗暴如彼得，激烈如約翰，一個浪裏白條，老拳相敬；一個翻江如龍，何人敢當。然而一見耶穌，就伏俯在地，說：『求主離開我，我是罪人。』噫，耶穌是天父懷裏的獨生子；惟獨耶穌，能將天父的品性，表現出來。這個模型，若不先使人認識清楚，竟像印度人那樣的認識，天父怎敢輕易向人顯現呢。

耶穌在世，極力與人和睦，尋求人的快樂；委曲宛轉的使人明白他的意志，就是天父的意志。別人喜歡唱歌；耶穌自己如同歌譜。別人尋求真理，卻尋求不着；耶穌自己卻就近他們，因為耶穌自己就是真理本身。別人如同迷羊；耶穌卻自己親身去尋找他們。耶穌的恩物，如同良下為坎，山下出泉，湧出永生的活水來。別人求推理須用歸納，演繹，三段論法；耶穌用不着論理學，自己論斷，一味肯定，自然合理。耶穌向不與人爭辯，亦用不着爭辯，惟有一是，都是命令：留下那爭辯的事情，叫人彼此解決。（死人葬死人）耶穌之光，即其意識。耶穌之美，即其愛心。耶穌之智，即其犧牲。高山流水，最末之知己，乃是耶穌，何用碎琴。凡此皆代表上帝之諸種德性，欲顯示於世人中間者。如此模範，若不先使門徒暢快的明瞭，上帝必不率爾

顯現。祂有豐盛的生命；祂的愛心，使人知罪，比十條誡的功效尤大。

耶穌不第以言語講解，且身體力行以形容之，而實驗其學說。使人知耶穌所講之道，非是世人所講之道。卽如講愛，孔子以直報怨爲愛，蘇氏以公平論斷爲愛，耶穌則以犧牲爲愛。三種愛字，其性不同。耶穌雖講之諄諄，門徒終聽之藐藐。故耶穌又身體力行，釘十字架，爲完全之表示。復活之後，尙未畢業；升天之後，不過溫習；五旬節之後，始恍然於耶穌之所謂愛矣。愛之表像：既不糊塗；然後傳道，便有工夫。照耶穌之道，爲一致之教，行恰合之節。故耶穌之道，終不爲他教所合併也。耶穌生平行事，皆爲愛之表現，自始至終，毫不苟且，直至升天爲止。一切履行，一切完全，一切模型，一切標準，代表上帝，下降塵世。請比較其他宗教之所謂上帝者，是否如此模型，如此模範。讀者自行參酌可也。

耶穌頂大的標準，不但在其親善和睦，不但在其清潔無罪；亦在其屈身，爲人服務，爲人治病，爲人求福，爲人洗脚，爲人負罪。其自居卑微，使人高升之概，可以說世上無此宗教。各宗教只爭被人服事，不甘去服事人。卽基督教之尊嚴派，亦以受人服事爲可尊，以服事人爲可恥。而耶穌之能甘心屈尊，爲人服務，皆帶有天父之特性，愛心是也，此愛心是永遠的；不

能消滅，不能變質。我嘗見人坐於飛艇之上，以白烟飛字，噴吐描畫，萬姓仰頭，齊聲喝采。但此字不久被狂風吹散，亂雜無章，不成字體；移時模糊，飛白一片，遲之又久，皆為晴空吸收去矣。耶穌替上帝所寫的愛字，乃是以歷史表示出來的。殺青刻石，且懼消滅；惟鑄於腦膜之上，塗於心絃之中，與生命而永久；雖至世界的末日，亦歸然獨存，煥然如新。印度經有基塔者，讀之者多為優婆塞夷優婆塞之類；即善男信女 在家修行者誦之終身，究得不着上帝之本性。因內中無基督作代表也。所以有一印度人說：『若是以愛之道去尋上帝，則耶穌為不可少之介紹。』又一日本學生說：『耶穌對於我的關係，就是覺得祂為不可少的生命之要素。』

所以上帝像誰呢。上帝是像耶穌。因為耶穌代表上帝。要知上帝，必須懂得耶穌。美國耶魯大學，有一教授說：『對於耶穌的神性，我暫且不去研究；但上帝的本性，必是合耶穌一樣。』魯伊思教授亦言：『若上帝不以此法與我相遇，則我與上帝必無緊要關係。若上帝不是如此，則上帝必低於如此。因上帝絕對不能過於如此也。我們越發覺着無所缺，越發顯明我們有所缺。』至理名言，千古不磨。我們既有耶穌為我們的標準，乃是我們的絕大幸福，可以認識上帝。

印度摩訶婆羅多詩經為印度二大詩史之一言：『人須於日未出之先，懺悔其生徒之罪。凡指甲有污，牙

齒發黑，皆罪之表現。先兄長而結婚，亦是大罪。殺布拉曼人，其罪更重。皆當懺悔，以贖前愆。』凡此之類，皆因無耶穌爲標準，故不知何爲罪，更不明白上帝之性，更不知如何可以贖罪。哀哉此經，有何用處。其能愈於猶太之十條誡乎。在西方各大學之學說，言萬物皆爲流體，其中有精，但無方向。故宇宙皆由自然而成。余非反對自然者，但自然之中，有一目的。其目的之中，有一模範。耶穌即其中之模範。表明上帝救世之愛，和合無間；表明上帝救世之愛，犧牲爲本。何以知上帝爲愛。曰：由耶穌知之，由耶穌之言知之。不第由耶穌之言知之，由耶穌之行知之。耶穌以愛人爲本，故上帝像耶穌，耶穌亦像上帝。故在世人中間，有耶穌爲標準，即可知上帝之品性。耶穌在歷史之中，在事實之外，所以耶穌的事實，爲超越歷史，爲模範歷史。因其超越，所以模範。

於是聖靈亦爲像基督的聖靈。聖靈所結的果子，皆是基督的果子。若所結者不是基督的果子，那靈便爲假靈，爲濁靈。蓋聖靈不能結不肖之果子也。耶穌的品性，就是祂的果子。綜觀生平，不謊言，不虛假，不驕張，不狂放；守規矩，持公平，不苟且，不輕怒；重感情，重人道，尊帝旨；是皆基督之好人格，好模範，而爲上帝真正代表者。故熱誠公正，爲其標誌。總以

上之言，上帝欲顯示自己與世人，必有其肖像代表。耶穌爲上帝之全體代表，門徒已知之熟，見之切。然後上帝方敢託付彼等，爲上帝宣傳，不至流於異端。故五旬節大賜聖靈，令使徒全變爲像基督像上帝之僕人；宣傳救恩，成全帝旨。此五旬節之大成功也。耶穌五旬節之功，全恃其有十字架之力。十字架流血功勞，五旬節靈感能力，方能使萬人歸主、所以耶穌說：『我若是被舉起來，必要吸引衆人來歸我。』引衆來歸，五旬節之收成喜慶也。被舉起來，十字架之慘苦功勞也。故我們歸向耶穌，當歸向其十字架。有十字架之力，表上帝之心，引衆人來歸，一體皆肖耶穌，卽是上帝之真生命。

第六章 五旬節與生命之敵

福音有四，所以傳四方也。但福音本身亦有四柱，所以撐立福音大堂，不使傾覆者也。四柱不可缺一。所謂四柱，卽生命十架復活及五旬節。生命爲基督之寶，十架爲基督之功，復活爲基督之力，五旬爲基督之望。耶穌由十架而死，由死而復活，所以求得其生命。然基督之來，不是爲自己求生命，乃是爲人類求生命。五旬節乃是爲人類求生命之大關鍵。此一柱與人類有大關係，不可忽略。以前三柱，皆是耶穌履行之條件，所以求得自己之生命，以濟人類，故與

人尙爲間接。至於五旬節，乃與人類發生直接關係，故甚重要。假令耶穌不由十架而死，不由墳墓而生，則其所得之生命，乃其獨有權利，與人類無涉。茲爲救人而來塵世，必須經過十架之死，墳墓之生，然後將此生命，渡與人類。人類藉此生命，與基督相親，始能合一，反本歸真，此四柱之妙用也。

人類之生命，早已不成體態；耶穌尙存原來之生命，如何能渡與人類。如傳血之針，必須使患血病者先事練養，與傳血者相合，然後始能施傳血手續。五旬節卽傳血手續之時候也。故基督於未傳血之前，必須作種種手續，使二血相合，然後行事。十架所以祛其毒菌，復活所以換其血清。耶穌之死，是爲我們，把我們的血毒，完全殺掉。耶穌之活，也是爲我們，把我們的血一體換清。所以保羅說：『生是爲主，死也是爲主。』其實何嘗是爲主，乃是爲我們。基督所作的步驟，全是爲我。其獨行三步，奠立三柱。救恩大堂，將卽成功。然後來到第四柱，卽將祂的生命，灌輸在人類身上。這就是五旬節的功用。

如此，生命爲福音之目的物。沒有生命，則福音歸於虛空。上帝亦必歸於虛空。一切虛無，尙何生趣。此乃基督宗教之特種要素，爲其壓軸之緊要台柱也。

其次則爲十架一柱。此乃基督宗教得生命之法門，與他種宗教大異之處。由十架所得之生命，方是合法之眞生命。我有一次在猶太，欲在月光之下，攀登各他山頂之上，作深長之默想。乃由陡坡之小徑，攀登而上。過一堅石之圍牆，又過一重鐵蒺藜所編之阻礙物，方登絕頂。坐憩於大石之上，始知余所坐者，乃一墳墓。我就想到我們所傳各他——十架之道，未曾釋放與人。時常以堅石包圍，以鐵刺阻限，使人辛苦費力，爬到絕頂，方事休息，而慶成功，乃發現自己仍坐在朽骨墳墓之上。我們遮蔽十架之道理，不使人知，或知之不易明透，皆我等之罪也。

原來在十架本身，是必須要受苦的。但這分苦不是我們人類所能受的，乃是耶穌代表受苦。我們與祂結成一體，同釘同埋同復活，然後與祂同得着新生命，這是十字架的要義。若我們在十字架之外，多加一些苦難，如石頭牆，如鐵蒺藜，阻礙着使人不易親近，如使徒當初給予異邦信道者之許多禮節，加添他們的重担，這是大不可的。

若是論到十架精義，卻是由愛心而來。愛心愈大，十架愈重。父母愛子女之心愈切，則其爲子女犧牲之心亦愈大。上帝愛人，不是由人愛上帝之結果，乃是由人犯罪，仇視上帝：上帝卻

能在仇視之中，顯其愛心。卽在愛心與罪惡之中，豎立十架；欲由罪惡方面，渡到愛心方面。必須經過基督的十字架。雪白的愛心，染紅了十字架，便將人類的罪惡，一齊塗抹，洗得像雪那樣潔白。這都是十架流血之功，所得成就。故人類之罪，若不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別無他法，可以免罪。這就是十字架的精義。我與祂合而爲一，與祂同死，與祂同埋，與祂同復活，就是得着了眞生命。父母愛子女，爲之犧牲；上帝愛世人，卽以其獨生子犧牲。世人無罪。何用犧牲。因世人有罪，今欲與上帝之愛相接，中間必有十字架，爲之過渡。使上帝之愛，與世人之罪，在十字架上相接。相接之後，則硃紅之罪，卽變爲雪白之愛。這就是十架之一大台柱。世人之罪，使上帝之心破裂，如同刺透。然而上帝仍以其愛心贖人之罪。其愛心是何等的大呢。所以有人作詩曰：

世人積重惡，刺透上帝心；

罪果卽死亡，十架受苦辛。

由此可知，由上帝之愛，灌輸到世人之罪，其間必有一變換機，就是十字架。而此十字架，必有三大要素。就是罪惡，苦難，死亡。無罪惡不成十字架。無苦難不算十字架。無死亡不終

十字架。耶穌釘十字架，已經完全經過這三層功課。第一，先把世人之罪惡，担在自己肩頭上。第二是要受凌辱，鞭打，譏笑，侮謗。到末了還得背着十字架行走，到各各他，釘在十字架上，受種種苦難。到第三步，就死了，埋葬。這就是完全了十字架的義務。在人一方面說，這三種要素，是將生命遮蔽，毫無盼望。不知人所視為失望的事情，正是基督視為盼望的工具。耶穌是反對死的。但為人的罪，不得不死。其死即其求生之路。以死求生，乃是永生。永生就是重生。重生之人，不再犯罪，不再受苦，用不着釘十字架，更可免去第二次的死亡。所以從死復活，也是要緊的一根台柱。所以有人作詩曰：

狐狸安其洞，	飛鳥棲其巢；	人子無安息，	為誰疲其勞。
夜深渡滄海，	蒼茫踏危波；	欲爭生命冠，	須將十架拖。
五餅數千人，	一飽捫腹歌；	二魚何所惜，	婦孺皆歡羅。
聽衆如潮湧，	獨上小漁舟；	衆皆大歡喜，	忘卻世事愁。
生是被人棄，	死無葬身窟；	借得新墳墓，	三日息其慄。
依法負人罪，	須受十架苦；	死後得復活，	方是永生處。

此詩雖是俚語，深有大道精義。基督若不受苦，便沒有生命的根基。所以受苦，就是爲負世人之罪。受苦之後，還須受死，十字架卽致死之道。死不復活，便與生命斷絕關係。若能復活，便是得着新生命。有此新生命，方能渡人以生命。此卽五旬節之要義也。故耶穌爲新生命之發源地；人類爲十字架之產生地。昔日非洲有一野人酋長，聽得耶穌的故事，就跳躍哀號說：『求主離開我罷，我是罪人，祢是聖潔，我所踏之地，乃是罪惡滅亡之地。請祢不要來，我們不配有救主來到此地。』他這樣哀呼，和彼得的腔調一樣。本來罪惡和聖潔是沒有關係的。耶穌情願下來，擔當人類的罪，爲人受苦，爲人釘架，爲人受死，爲的是將自己的生命，渡與人類，叫人類一體得着永生，和祂一樣。這個法理，這個計劃，那黑族的酋長，怎能曉得。

有一次我在甘地之談道所，聽他說法。彼所談皆至理名言，令人欽佩。我無意之中，向他頭頂上觀看：見牆上掛着一張圖畫當時爲陰影所遮，不知內容。風吹帘動，始知所掛者爲基督畫像。當時我倍覺感動，見甘地的滿面榮光，如當日之士提反。講畢之後，彼欲唱一首聖詩。我卽揚言曰：『唱「榮光照引」罷。』他說：『不是，乃是唱「當我鑑定十字架」阿。』聽道之人羣中，有印度教人，有回教人，亦有基督教人。三教歸一，齊歌十架，無所嫌疑。

基督的十字架，乃是我們人類的生命之源，不可缺少。哲學家教我以智慧，道家訓我以品行，先知家感我以預示，皆不能滿足我的欲望。我所望者，惟一救主。我的心爲罪所傷，爲罪所毀，惟救主能施憐憫。自十字架所流之寶血，可洗我罪，潔白如雪；可醫我傷，復元如初。故有名人作詩曰：

當我鑑定十字架，
榮耀大君，爲我懸掛；

我功我德何足與算，
賜我生命，無盡無涯。

十字架曾被人藐視，被人議論，以爲不合法律，不合論理。但經靈風一吹，便在甘的頭上大放光明，與人類之罪相接，使其悉化灰燼，歸於墳墓。然後基督的生命，超度過來，我們就因祂的生命之光，得着阿彌陀無限量的真生命，來到五旬節前，有超度羣生之力。

第七章 五旬節與勝利之生命

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呻吟語，共有七句。而其最昏迷最無意義之語，就是用亞蘭語所呼號之『我神爲何？』之一語。難道說耶穌不知爲何嗎？耶穌知之甚熟，且平生言語行事，全爲奔向其目的物——十字架。今已達其目的矣。爲何又言『爲何？』自此二字，即可知人罪之重，之深，之毒。

能將至聖上帝之子，毒得不省人事，痛得無所慰藉。人窮則呼天，急則呼父母，此皆無意中之流露。非奇怪驚問，亦非不服質問，乃是甘願忍受。而於扎掙輾轉之間，迷眩抖顛之際，不由不覺出此一語。觀其不用猶太語而用亞蘭語，便知其昏眩已極矣。

即使耶穌爲有心之問，其問亦非無理。大祭司拘耶穌，因欲釘之十字架，而快其私願。乃循衆人之請，要求彼拉多釋放巴拏巴。夫巴拏巴者殺人之凶犯也。雙手沾人之血，無所顧惜，殘忍成性，可謂罪惡之全權代表矣。乃竟因耶穌之故，得以自由。是有罪者得釋，無罪者被釘之好象徵也。讀者其亦知巴拏巴之意乎。巴拏巴者「其父之子」也。耶穌亦爲「其父之子」。其父不同，其子亦異。而耶穌卻因其十字架，使惡罪之子得釋，而已身卻被釘。此種道義，惟基督有之。故曰基督之十字架。

且耶穌被拘，一切跟從之人，皆棄之而逃。此逃字不是釋字。釋字是需十架之功，逃字乃是不需十架之功。故逃走之人，必須回聚，以靠十架而得釋放，方可罷休。然而離者離矣，逃者逃矣。耶穌甚顯孤單，無人告慰，云胡不呼。呼喊之後，衆人且言：「候之，看他父親來救他不來救他。」移時，耶穌又大喊，死矣。衆人遂以爲他父親終不來救他矣。其實祂父親早已來

救祂矣。不觀天象變動，地勢遷移，諸種奇蹟乎。此即其父來收祂的靈魂，在其懷中，不為魔鬼所劫也。後人有詩贊之曰：

神子慘中道，

呼父父不應；

將魂交父懷，

長久保永生。

何以知父親果然來了，不但救祂的靈魂，同時也救祂身體。兵丁用鎗扎祂的肋條，有血和水流出來，當然水如雨注，血如泉湧，灑了兵丁一身，兵丁嚇的往後倒退，不敢向前。不然，耶穌的身體，要扎得稀碎。留一疤痕，乃是印記，足矣。此一證也。猶太人不願在節日留其屍於十字架上，乃遣兵丁折其腿骨，令其速死。敲斷強盜之後，及至來到耶穌面前，見祂已經死了，即不再敲，免碎其身。死而已矣，何必辱身，此又一證也。耶穌復活之後，仍是美麗完全之身，永遠長存，惟留印記。此印記即永遠生命之源也。

天父最大的救應，不第不破其身，不碎其骨，且亦不畢其命。到第三日，令之復活。生命為耶穌之目的，天父即應許救祂，還祂的新生命。這新生命是為人類豫備的。不為人類，耶穌可以不死。耶穌之死，是要從死得着生命。叫凡信祂的，也要從死得着生命。耶穌之要求，已完全達到目的。然而在十架呼號之時，衆人尙等着要看上帝來救祂不來救祂。他們那裏知道上帝

的密旨呢。耶穌已經完全得着所要求的了。

須知耶穌所要求的，不但是靈魂的永生；同時亦思欲獲得肉體的永生。若只求靈魂的永生，則耶穌何必降世，何必受苦，何必釘十字架，何必流血而死，何必墳裏埋葬，何必三日復活。所以必須如此種種手續者，就是爲了肉體的永生，免去永遠的沉淪。耶穌復活，是耶穌的身體復活，不是耶穌的靈魂復活。耶穌的靈魂，臨死的時是交在天父手裏，暫且存留。三日之後，仍與身體合一，作永遠復活的人類肉體。因爲犯罪必有第二次的死亡，永遠沉淪。有耶穌的十字架，可以復活，也成爲永遠的生命。身靈合一，免去第二次的死亡。這就是基督教的要義。求生命是要緊的元素，求肉體的生命，更是要緊的元素。凡重靈魂而輕身體的，卽不是基督教。基督教，身體靈魂並重之宗教也。蘇俄貶靈魂而重視肉體，其禍無窮。佛理重靈魂而輕視肉體，亦有無窮之患。蓋皆離基督而講宗教也。

世上有兩種學派，不易接收基督教。一爲悲觀主義者，一爲佛學主義者。悲觀主義者多厭世思想，彼所主張，以爲人生有苦無樂，有惡無善。卽有些須之樂，有彼善於此之善，何能補於人生有何價值之可言。故其結果常求自殺。如此生活，有何趣味。而受基督教感化者，多爲

樂天派。能以其樂天派之思想，加入基督之同化。則可吸收悲觀派人之思想，同爲有趣味之目的，共同奮鬥，豈非甚善。至於佛教之徒，往往因求入寂滅，以爲身體乃是犯罪帶累之物。故傷殘其身，不爲己用，不爲人用。雖非自私自利，亦是自傷自殘。與己無益，與人有損。誠能以基督之身灌注之，以其有用之身，並求永生之門則幸甚矣。彼二派皆不知有身之樂，故多方殘害之，以求達其虛空之目的，甚是可悲。今以基督教義化之，是至善之道也。

昔有一回教徒，向一基督宣傳者言曰：『我們的宗教是不壞的，你們的宗教是朽壞的。請看我們的教主的身體，今猶在麥加，歸然獨存。朝聖之人，每年如過江之鯽。你們的耶路撒冷，竟無耶穌之墳，豈非可惜。』傳道之人應之曰：『惟其無墳，是以爲貴。有墳不過死屍，無墳乃是靈體。耶穌之道，不是傳死屍，乃是傳靈體。而且有死屍之教，不過死教。教主之屍，仍在墳墓，是明證教主之死，仍同平人之死，而未有別也。耶穌無墳，亦無屍，是表明祂已復活，不在墳墓。是爲靈體，是爲活靈體。無處不在，永遠存在，今猶存在，今卽在此。是爲基督教之活靈功也。』

以馬迺斯道上談話之二人，卽悲觀主義之代表。觀其一面談話，一面憂傷之情概，甚有速死

之心。不然彼等不在耶路撒冷靜聽消息，而向二十五里之大道，向大海行去，其有蹈海之心乎。若非中道遇耶穌爲之解釋，使其心如火熱，彼二人者，其將有大不可告人之處矣。故以馬廷嘶之大道，卽豫表引向五旬節之大道也。

第八章 五旬節與生命之效用

十字架之三要素——罪惡，苦難，受死，既已經過，如前文所言。則復活所得之新生命，卽發生效用。須知耶穌之生命，不是如自私自利之人所求得之生命，專爲自己升天，自己得道。乃是爲人類求生命。五旬節卽爲人求生命之大紀念。所以祂生，祂死，祂復活，全是爲五旬節求目的。以此目的，造成福音。前言之四柱，至此乃成功矣。

但前三柱爲人易明之事實，因皆爲客觀的歷史。獨至第四柱，欲將此客觀的事實，變成主觀的動機，則事不易爲矣。因客觀的事實，不過知曉耶穌之生命，知曉耶穌之慘死，知曉耶穌之復活，而不知其生，其死，其復活，對於我之關係，誠有何益。若不知因我之關係，對於人類有何關係，是更無益之事矣。故信而不知，知而不實，皆未足與語五旬節之妙理也。故昔人有詩曰：

不求先知樂，

不求肉體歡；

惟求去障礙，

得見王旨全。

這就是說主的旨意，要成全在人類身上。耶穌對於人類有四步工夫。祂自己作了三步。然後賜聖靈給我們，叫我們因祂聖靈之功，可以宣遍天下；叫人集中耶穌，統通得救，建立天國在地球之上。這第四柱與我們甚有直接關係。

以馬廷斯道上，尙未到五旬節時機，耶穌忽隱忽現，若即若離，不能捉摸，不可定規。一到五旬節，耶穌即常與人親，在內工作，永遠不離。故保羅達羅馬人書第六章所言，乃是指明三柱之潛勢力——生命，受死，復活，特爲人類所豫備者。第七章所言，彷彿以馬廷斯道上之情況。其潛勢力尙未及於人身，而人還未受其飽滿之囑託，以傳其大道，故顯猶夷之態。第八章所言，乃完全指明五旬節之靈感，及於人類，所得之效果。讀第八章有十九次題到聖神之工作，所變換之態狀。細讀該三章之內容，自知其故。故第八章可謂五旬節之小影。保羅言：『我不阻礙聖靈的恩賜。』保羅爲五旬節付託之人，不敢將聖靈的恩賜阻止，是要宣傳給萬人的。但我們則何如。恐常阻礙聖靈，使人悔改，作重生得救之人也。所以基督的四柱，擺在我們面前。祂自己立了三柱。把第四柱託付我們。我們若將牠止住，不事樹立，妨害工程，則我們的罪

，豈非甚重。故我們當傳薪如傳光，使耶穌之道，大發光輝也。

今以此四柱施之於五旬節後，看有何效果。試以新約爲中心，書直線於兩方面。一方面爲靈性中之不景氣，多猶豫，多瑕疵，恆失敗。而在對一方面，則爲必無疑，多膽識，屢億中，常得勝。而後者之諸種情況，必與五旬節相通，始能獲得。以皆由聖靈所得之新生命也。而兩者恆在交戰之中。前者終歸失敗。蓋新生命所具之新眼光，非等閒所能測量而敗壞也。請看行傳所記，使徒在五旬節後傳道，往往彼此衝突，引起爭執，甚至涉訟主教，上告皇廷。窺其事迹，皆因未能與五旬節之中心點相交，以致各以己意，思想辦事，不以主之聖靈，引導指教，故有此惡果也。倘自五旬節之後，即毅然以聖靈之引導爲前提，則使徒行傳將成爲歷史中美好之一卷。雖然，人類惡根積重，聖靈雖無所不能，亦不能離人道，而全用神權。上帝欲將靈權，在人類中間所行的歷史，照人類思想之所能通，力量之所能及，循循善誘，使人自悟。其不能者，從而助之。非自己漫無所以，如同死物，完全由聖靈爲無意識之感動，以隨意行事也。人類歷史，有其存在的價值。免去神話，施行人力，此是行傳之真實用意處。故可貴也。

今讀行傳內諸種特別行事，皆由五旬節綱提而領繫之。要其原意，無非兩種大事。第一，是

上帝的生命之靈，降在人間，鑽入歷史中心；使以前死塊之歷史，全體復活，如同春風一吹，草木向榮，以前死像，完全更新，活潑潑的將人類歷史，繙新過來；使讀之者，亦肫肫有生氣。故人間歷史，從紀元後，始有可讀之價值。其與基督無關者，其思想其行事，仍是紀元前之野蠻舉動。請看今日之字中，究竟是誰家之歷史。第二，是基督宗教傳遍萬國，不分中外。保羅蒙主選召，作了異邦的使徒，仗着主的聖靈，傳道與毒蛇一類的異邦人聽。受了許多意外之苦，野蠻之刑。如被杖擊，鬥野獸，人皆視為危途，保羅視為榮冠。刻意前求，不畏疆禦，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別人視同奴囚，他竟覺得自由。因為他說：『那裏有主的靈，那裏就有自由。』保羅的自由，是在心裏，是在靈中；非世事的，非物質的。無感乎不受聖靈之人，不得知也，故五旬節的聖靈，施在人間，有兩種功用。一，是個人之變化。得着重生，再作新人；棄世事如糞土，羨天家如嬰兒；具新眼光，有大智慧；不自私自利，惟以聽命服務。第二，是社會之更新。由已及人，由家及國；將來擴大至全世界，一切刷新；再無惡事，再無戰爭。此皆五旬節之力也。

是故宣傳基督福音，有兩種直線。一，是垂直線。乃個人工夫，研究到靈魂深處，生命源頭

。將自己的德行，建立在基督之上，生根無限，流水無窮。二，是橫直線。由垂直線所得之根據，博引旁通，而及於人類；使人皆得我之造就，與我一樣；由近及遠，由東及西。當初耶穌升天的時候，分付門徒說：『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這是橫直線的說法。太28 19 但使徒行傳所記，乃是先有豎直線說法。如『不要離開耶路撒冷，只要等候父所應許的，就是你們聽見我所說過的。』這是說，他們要受聖靈，得着重生，已渡渡人。徒1 5 總之，豎線是為渡已，橫線是為渡人。五旬節併而有之。從前富肯教師寫一信給他的朋友說：『若基督教欲勝過世界：第一，當先使自根生活。第二，即將此生活之根，四通八達，繁衍生長，處處發旺。自根生活，為豎生。繁衍生長，為橫生。兩線兼而有之。豎而不橫，是謂窄狹。橫而不豎，是謂褊淺。故感情為五旬節之副產物，不可以之為根據。否則走入邪途將真理轉向。只恃浮感鄉導，必無好結果。』

第九章 五旬節與凡庸主義

五旬節聖靈降臨，是五旬節可為聖靈及於人類之誕日。此誕日所產生之嬰兒，完全成聖。由此嬰兒所生之族類，可謂聖族。故世界自五旬節後，又多一族。即是聖族。此聖族乃由聖靈所

生。以上帝爲本，以耶穌爲模範。所生之人類，皆是重生成聖之人。故曰聖族。

耶穌升天之後，門徒一百二十人，全回耶路撒冷，住在一樓上。這樓上不是旅館，不是空房，乃是一戶人家，在內居住。此人爲誰，即馬可約翰的母親馬利亞在內居住。他們都是信徒。按靈性都是由聖靈所生，統爲聖族，都是一家人。聖靈降臨，不是降於殿中，不是降於特別聖地，乃是降於卑微貧賤之家庭內。因愈凡庸，愈普通；愈卑微，愈普遍也。可知基督宗教宣傳之發軔點，不是起於若何大聖地，乃是起於卑微小家庭。

可惜有許多人，不知道基督現在何方。以爲必在至聖之地。其他別種宗教多迷失此方向。我常看見印度人，以爲恆河即其上帝之居所。故恆以身投河，葬身鱷魚之腹。以爲可以親近上帝，與之同居。又曾見一婦人，步量五十英里之遙，在酷暑烈日之下，時計表一百二十度空氣之內，甘心受苦，搖鈴呼喊，博得她的上帝的哀憐。我一次在火車上看見一個回教人，欲向麥加祈禱。但此時火車是在轉山之際，忽然行向東，忽然行向西，忽然行向南，忽然行向北，東南西北，無所定向。該回教人跪在禱席之上，前置指南針，剛對準麥加的方向，車忽轉向。該回教人乃反轉其身，隨之而跪。跪始定，車又轉向，針又移位。該回教人重新移向。跪始定，車

又轉向，針又移位。該回教人倏時移東，倏時移西，不安於跪，終無所禱，憤惱萬端，未成而懼。蓋不定方向，終不得見上帝也。猶太人因聖殿已毀，彌賽亞久盼不來，乃常攜小瓶，至聖殿石基處，以嘴吻石，以眼哭淚，所流之淚，以瓶盛之，而獻上帝，以求哀憐，令彌賽亞速來，救其國之危亡。不知彌賽亞早已來了，已經將至二千年。彼等不信，只恃淚壺以乞憐，豈非無益之舉。凡此諸類，皆以爲上帝必在於聖山，深簡不出，不會移動，更不會無所不在。故印度人必到恆河，回教必朝麥加，猶太人必哭殿石。恆河爲聖河，上帝必不離恆河而遠去。麥加爲聖城，上帝必不離麥加而遙居。耶路撒冷爲聖京，上帝必不離聖京而移位。凡此種糊塗定像的敬拜，定義的信仰，皆不能得着上帝。上帝卻在普通人的家裏，凡庸人的住處。南美洲印第安人雖然是信服基督教，但仍有朝山之舉，以爲上帝有固定的聖地，不能移動，且必不能居留卑微之地，其愚爲不可及。

我們基督徒亦常爲時地所限。拜主必於主日，禮拜必到會堂。不主日便無救主，不會堂便非聖地。印度離聖地不能生活。猶太人視安息日爲至寶，視會堂爲不可犯。有一次安息日，我到該會堂參觀，衣袋內露出鉛筆頭，即有人警告，將我之鉛筆，藏於袋內。因鉛筆是商業賤物，

不可露於外面，以褻瀆上帝。其迷信沾滯，有如此者。

彼不知人心卽上帝之殿。我至何處，何處卽有上帝。故對於個人說，上帝集中於人心。對團體說，上帝集中於家庭，集中於卑微貧賤的家庭。因家庭乃是自然團體，爲諸法定團體之極小單位。耶穌所說兩三人之禱告，是有力量的，就是小家庭的意思。因爲朋友之中，要找到兩三個人，固是容易。但不多見，且不易招集。惟獨家庭早起，晚睡，午餐，作工，談話，無處不方便，無時不同心。以小家庭作團體之單位，上帝卽在中間。家家有小團體，家家有上帝，上帝是分開的，乃是一個上帝。如此則上帝是無所不在，萬家歸一。不必在恆河麥加聖京也。印度教以出家爲室，出家不能得上帝。基督教以入家爲室，入家卽可有上帝。上帝喜歡家庭，故設天家。天家有許多住處，卽生命之源，快樂之園，故「甜蜜之家」Home sweet home 卽天家之快樂也。在家日日好，出門時時難，人無有不想回家者。雞鳴犬吠，桑麻牛酒，老死不相往來，安樂極矣。誰復樂作客他鄉，漂泊不歸如雲遊和尚乎。故上帝之靈，住在尋常百姓人家。由下級作工夫，卽可普遍全世。此基督教之真義也。

上帝在你心裏，上帝在你家裏，如同家人父子，彼此相親，不分尊卑，無所嫌疑，不拘禮節

。此雖靈性之事，與肉身亦有幫助。有一次我與諸傳道之人，因在休息假期內，共同出門，作遊山之舉，船至山根，有一女士，向岸上跳步之時，將髀骨闖壞。當時紅腫一倍有餘。乃請大夫，施用手術。大夫言須臥床上靜養十日，或一星期，始能下床。該女士不願在假期內，將時光荒廢。乃請余及同人爲之祈禱，祈禱已畢，其髀部即覺不痛。數分鐘之後，即能起立行走。仍欲結伴同作釣魚之戲，翌晨船至石磯，正拴餌放線，余忽想起今晨未作禮拜。乃於石磯之上，作一祈禱。正在祈禱之中，有一大魚，銜餌而去。將線掙斷。此時余之祈禱，亦爲中斷。乃再拴線如故，仍繼續祈禱。此在普通，似乎不敬。然上帝既在心裏，我心即殿。則凡我所到之處，上帝亦必同往，如家人父子之親密無間。故雖釣魚遊戲之中，上帝亦必在內，有如平日，未嘗忘也。此方見「甜蜜之家」之滋味。若照他宗教所形容，上帝爲有威可畏，有儀可像之神聖不可侵犯者，此是紀元以前之上帝，非紀元以後之上帝也。敬鬼神而遠之，孔子之言也。

我初次到印度傳道，由美起航。船行至逆風口，須攜港卸貨。該時我正在艙內祈禱，忽有聲音說：「速到甲板上去。」我當時以爲是試探之聲，絕不理會。移時覺得此聲來得有因，上邊必有事故。乃速中斷祈禱，上甲板來看。看見我的箱子——平生惟一之箱子。方被脚行卸入駁子中

，欲行下岸。我速即停止，歸回原處。回艙仍作祈禱，直到功課完畢，方始罷休。試想上帝既爲我之家人父子，故雖小事，也要關心。我真感謝上帝，得着祂的聖靈，使我重生，得列天家，如家人父子。不是天地君親師之可畏可怕。隨時談話，隨時遊戲，隨時祈禱，隨時工作。祂常在我旁邊看守我，管理我，教訓我，引導我，真是難得。

耶穌生在馬槽裏，然而黃金三寶，擺在眼前。貴爲博士，賤爲牧人，都得拜之。教會生於尋常家庭裏，然而聖靈如風，烈火如舌，分開落在各人頭上，即可作了使徒。基督是凡庸的，五旬節也是凡庸的。

第十章 五旬節與人格

耶穌在加利利山上升天的時候，照保羅的話，是有五百人同往歡送。耶穌臨別贈言，也是對五百人說的。但是來到耶路撒冷的時候，只剩了一百二十個人。那三百八十個人，那裏去了。爲甚麼不來齊受聖靈呢。這有兩層意思。第一，耶穌雖然揀選了十二個門徒，但十二未必是必要之數，因爲其中還缺了一個。所以在樓上受聖靈的時候，十一個門徒，和其餘的一百零九人，同受一樣的恩賜，並不分那是高等聖靈，那是初等聖靈。故使徒十二之數，可以打倒。觀彼

從一百二十人中又選了馬提亞列在十二之內，可知他們中間的稚氣，仍是不退。其實馬提亞亦一百二十分之一，與所謂十一使徒爲一百二十分之十一是一樣的程度。第二，耶穌所分付的是五百人。但天天來聚會的只有一百二十人。所以受聖靈的時候，惟有這一百二十人得着恩賜。其餘三百八十人沒有下文。必是送耶穌升天之後，以爲諸事已了。完了友誼，完了交情。耶穌升天，可以休停。等回來還不知何年何月，何必在耶路撒冷樓上空空等候呢。況當時謠言四起，風聲未定，若再被捉將官裏去，更有何人救援。不如歸休，暫避風頭可也。誰知正在自己家庭避風之際，聖靈來了。只落在到會的同住的尋常的小家庭一百二十人頭上。其餘三百八十人乃被關在門外矣。總而言之，聖靈恩賜，是給那領受的人，不分使徒門徒。那不領收的人，祇可向隅而悲耳。此可知基督救恩，是以個人爲前提。不分等級，不分賢愚；只重人格，不重情格，情格是外來的機會。如皇帝，祭司，教師，博士之類，皆非個人人格之品題質料也。

基督教不論在何族何地，都是平等。從不分階級。如波拉曼之於印度。木拉回教講之於愛斯
國拉。回教和尙之於菩提。神父之於公教。凡此之類，自以爲聖者，便與常人不同。其階級之嚴謹，甚有使人駭汗者。耶穌教不是如此。不分國界，不分種族，不分顏色，不分世家，只分人

格。若爾爲基督徒，蒙上帝所召，只要人格相當，便是同等。一國文化之興起，全在其內之人格。所謂人格，即是民族中之微子。民族文化之高者，其民族中之微子——個人之品格，亦必極高。故欲知文化，但觀人格足矣。他種宗教，不求人格之獨立，只求團體之結合，勢力之侵佔，金錢之運動，謬矣。人格之中，有熱烈及公義。熱烈指力量而言，公義指性質而言。性質公義，所以力量甚強。卽如耶穌當初自耶利哥上耶路撒冷時，在路旁有一瞎子，大呼求救。行人止之，其呼愈烈。故耶穌止步，招來而醫之。其信心之強烈，卽其稱義之表現。二者合一，乃受醫治。此可爲人格之代表。耶穌門徒之人格，第一，要有信心之熱烈。第二。卽可稱義。與主一家。此乃真正之基督徒。他非所論。

人格不分男女嬰兒，凡一條性命，卽是人格，皆爲基督所重。昔羅馬國爲宗法社會，其家長有生殺之權。家人有生子者，必呈於家長之前。家長執其手，執其足，環視一周。如頭角崢嶸，飽滿豐盈，則曰：「留之。」此子乃得慶重生。若先天稍有不合適者，則當時以膝蓋折斷，擗於階下，嗙的一聲，死於非命。可惜可惜。人道主義，乃是基督所重；嬰兒生命，更爲耶穌所寶。在天國中，正是像小孩子這樣的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乃何隨便殺之。在印

度我親自看見溼婆印度三神之一，司破壞之神，住大白在天上，毀滅之後，再令重生，其第二神曰婆羅廟中有惡馬，生三頭六臂，其三曰毗溼奴，爲護持神，至婆羅馬爲瓶造之神，故具三頭六臂，

鬼，手執三股鋼釵，刺殺地上之嬰兒。故佛言：『生一子，生一鍊。』言多一重擔負，多一層罪惡也。但是耶穌看見小孩子，卻不是如此。將他領在衆人當中，叫大衆人包圍之，保護之。又將他抱起來，爲他祝福。並且說：『這是天國裏最大的。』又說：『你們的氣質，必須改變，像小孩子。』這就是基督教與他種假宗教不同之處。有一次我對育嬰堂的院長說：『你能照管這些被棄之嬰兒，乃是可喜之事。』他回答說：『不錯，這是從耶穌習學的。因爲耶穌說：『若作在一個最小的兄弟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了。』在使徒行傳一章十四節，按比曾之繙譯，有婦人和（孩子）二字。如此說來，孩子也是五旬節的一份子了。於是天國也與孩子有份了。百二之中有孩子，不第有婦人，可幸之至。此非家庭而何。

耶穌是生在卑微之家。我見印度鳩致拉得地方，着那教門之廟牆，明明寫得清楚：「卑微之子，及狗，不許進廟。」和尚苦喪着臉，使人害怕。門旁兩個巡警，抽刀相向。令我照像，以顯其尊嚴。可笑之至。低階級之小孩不許進廟，且不許走向廟路。和尚是宗教人，巡警是法律人。此等小孩，在宗教法律之下，均不能受何利益。只能纍纍如喪家之犬，在外乞食，與狗作

伴而已。然而基督教一臨到印度，彼等下賤之小孩，乃蒙耶穌選召，領於人中，抱於懷中，爲之祝福。耶穌教重人格者也。小孩亦人格耳，云何不重。有一印度學生，在英國留學，畢業回國時說：『你們英國人，待我很好，但不過待我的靈魂好，待我的外表人格，實在不敢領教。』耶穌待人，視其身體——人格，一如其靈魂。未嘗輕看一個外邦女子，未曾輕看一個貧賤孩子。所以那印度學生說的話，十分恰當。

福音是鄭重人格的，是高舉人格的。我們因爲基督的死，作了屬主的人，聖靈居在其中，成了上帝的殿。這不是說的靈魂，乃是說的身體。耶穌來是救贖人的身體，以及靈魂。身體有時比靈魂更顯寶貴。哥尼流及其全家，及友朋親戚，還未聽彼得開講的時候，就受了聖靈，與五旬節一樣。此異想人之人格，在彼得眼中，視同昆蟲毒物，粗俗不潔。然而上帝卻揀選他們。不第使靈魂得救，身體一樣被尊重起來和希百來人一樣。誰敢阻擋上帝的恩賜呢。且人也者，有靈魂及身體之謂。無靈魂卽不算人；無身體亦不算人。二者相合，便爲人格。五旬節未到之時，彼得領頭抽籤，湊滿十二之數，這是無謂之舉。仍離不了當初在該撒腓立比時之爭長行爲。及至聖靈來到，他雖說詰領頭，路加不過只記其一人之言耳。他人之言，亦是如此。不然，

彼得一人，一日之中，即能令三千人悔改乎。人格皆是平等。身體等於靈魂。彼得約翰同往撒馬利亞，主未必必藉其手，始令衆人受聖靈。保羅在以弗所也是如此。同有人格，同是平等；彼此一樣，不分等級；身體靈魂，一同重視；牛羊爲重，豬狗不輕。

我們傳道之人，無非蒙召。雖然蒙召，擔任宣傳，其人格相等。我們稱義，乃是主功，我們成聖，乃是帝惠，何所異於人，何所貴於人。主將恩賜給我，叫我傳給別人，我是被用之人。主不用我，仍和別人一樣，何所長於人。故五旬節要定這些自居高級婆拉曼人之罪。因爲他們侵佔了別的人格，同時並不增長自己的人格。裝腔作勢，作福作威。因爲他不受五旬節的恩賜。在新約中之名詞「傳教者」三字乃是「待阿克那斯。」就是「經過塵土之意。」請看牽駱駝者，手牽駱駝，領隊前進，所行腳蹤，後人追尋。我們傳道，就是在塵土中領路使後人追蹤。其人格未必高於騎駱駝者。所以我們「傳教者」之人格，必須謙虛，甘心服務，如同走在塵土之中，率領前路。不要作福作威，裝模裝樣，以爲自己級高一等，方纔合乎身分。故五旬節實靈性中之民治主義。一切自治，一切平等。人格不分彼此，身魂俱應重生。

第十一章 五旬節與性觀

今更有一緊要問題，須當講求：就是五旬節與性的問題。使徒行傳一章十四節，明明題到一百二十之中有婦女。而在本書十章所論，不第有婦女，亦有婦女之兒童。由此可知基督宗教，是不分性的。不論婦女兒童，均有其相當恩賜。在別的宗教，差不多是重男輕女。即猶太教亦不免有此陋觀。而五旬節卻男女一樣，少長不分。一切歸主，一切爲聖。昔法利賽人在聖殿中禱告說：『感謝主，因爲我未曾生而爲女，生而爲癱，生而爲異邦教徒。』有此三幸，便可感謝。其心中低視婦女，甚於中國之五倫。列婦女於癱瘓異邦之中，其心可誅久矣。他們行走之時，眼向下瞧，恐怕看見婦女。看見婦女，就算倒霉。所以他們的頭，往往碰在柱子上，或樹上，或牆上。碰上之後，就要流血。所以大家給他起名叫作流血的法利賽人。門徒從撒馬利亞城買食物回來的時候，看見耶穌坐於井邊，與婦人談話，甚是奇怪。所以印度有一法學家說：『只一男人作證，卽已足矣。若有婦人在內，案情必要支離。因爲婦人之心，多有不可靠之處。』又說：『在隱蔽之處，不可與母行，姊妹，姪女行，同坐。因爲婦人之吸力，雖柳下惠之不亂，亦不能無動於中。』這是說婦女之可賤處。

當初佛教老祖，將一切女人，全圈在短牆之內，不准出來。且嘆息說：「可惜這短牆不能萬

古長存，以永禁此等女人。」又一次緬甸議會中，有人提議婦女參政權。一佛教徒言曰：『女人當然不能加入會議，因為她們不穀輪迴資格。』女人爲何必須永世囚禁起來。女性爲何必須不穀輪迴資格。他們不想他們也是女人所生。耶穌也是爲女人所生。所以惟有基督教，可以解放女人。馬利亞初見以利沙伯的時候，以利沙伯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福的。』請問下賤的女子，如何能生偉大之人。佛爺也是女子所生。今竟如此卑視女子，豈非悖謬已極。

我有一位女朋友，教過一個印度貴族女公子。費了許多的心，用了許多的工夫，灌輸了上等的教育。以後這位女公子出了嫁。有一次她對我的女朋友說，她因出嫁受丈夫的管轄，天天早晨，須得喝一銀盃丈夫洗澡的水，以表示附屬於丈夫的意思。這真是虐待女子。有一次我在火車廂中，看見一個回教人，領了一羣女學生上火車。往來都用蒙布的肩輿搬送，不許人見。所以車站上十分喧闐。車要開的時候，先點名上車。那回教人忽然張手，向車守說：「等一等開，人數缺一個。」於是車守打旗，令止機車。移時，有一乘小轎，從月台那邊上來，落於站上，從裏邊急急忙忙，鑽出一個幼婦來，上火車來了。火車又要移動，那人又點名，又揚其手大

聲曰：『等一等，還有沒來的。』於是車守又打旗，叫機車停住。移時，從月台那邊，又來一乘小轎，從裏面鑽出兩個小女子來，上了火車。開了兩個車廂，纔容得下。唧唧噥噥，嚶嚶呵呵，滿車不安。然後車始開行。像這樣的女子，大可受高等教育，學習獨立。乃仍施其壓制，不許自由，凡事受人保護。自己滿受苦頭，他人亦不平安。弄得滿站之人，大不痛快。如同看了悲劇，淚無從墮。云何云何。

有一次我的夫人，問一個貴族女子說：『你日久天長，假在深閨之內，也知道一點世上的事嗎。』她就指着閨房牆外那棵樹說：『我一天到頭，所能看見的，就是那棵樹梢，那就是我的世界。』可憐閨中女，樹梢作世界。

以上是以東方為背景的悲況。以西方為背景的，則如何。今有一詩，乃某摩登大學女子，寫給我者。今錄之於下：

不幸為人類，

生活苦伶仃；

不幸作女子，

塞石填饑胸。

這就是說：男人以麵包果腹充饑，女子不得飽食，以石塞其饑腸，欲效仙人之煮沙而食也。此無非形容女子之不能獨立，凡事須仰仗男人，索取食物。然而男人吃飽麵包，無所罣慮。女

子無所得食，只可以石充飢，掙取其汁漿而已。其實在西方之女子，已爭到水平線之上，眼看男人之義務，已大於權利矣。五旬節來到，男女均受聖靈，解放自由，女子再不以石充飢，以聖靈充飢。今基督教國之女子，可謂有福的女子矣。

五旬節時，樓上的婦女，也是很多，從未聽見因權利義務問題，起了爭端。一味照着耶穌當時的情況，各辦各事，試想耶穌在世，走遍加利利各城各鄉，傳道的時候，就有許多女子跟隨，伺候，供給耶穌。所以她們親炙多年，得着耶穌的教訓很多，十分明白。婦女當怎樣說話，當怎樣作事，都是自然，毫不勉強。門徒在旁，也都習慣，不以爲多事。拉撒路的姊姊馬利亞，爲耶穌所最愛的女弟子。對於耶穌，十分清潔，十分愛慕，靜坐聽道，虔誠禮拜。所以耶穌對於婦女的好模範。今在印度的情況，雖是如此悲觀，然已較前有長足之進步，此皆基督教之力也。

保羅雖然恨猶太人，然而他也肯定的說：『無論是希利尼人，猶太人；（這是種族區別，）化外人，聰明人；（原文爲巴巴黎人和塞孫人，巴巴黎爲非洲北岸之野蠻人，塞孫爲亞洲中部之文化人，這是教化區別，）自主的，爲奴的；（這是社會區別，）男人女人（這是性別，）在基督

同歸於一。』這就是基督教打破種族觀念，教化觀念，社會等級觀念，男女性別觀念。成爲一族，一教，一會，一性，聯合爲一個基督。一切自由，一切不受拘束，不受限制。這就是五旬節的希望。非大同而何。

有一次我同一繙譯在大衆前講解福音，忽然有一女子撥開衆人，擁擠前來，我當時心驚神疑，不知所措。她手裏拿着許多的花，向我及繙譯的頭上撒來。撒在爲佛禮如同一陣花雨。我當時卽領會她的意思。因爲我所講的福音，內有平等自由問題。惟獨歸依救主，纔能得着。她聽了這個喜信，就撒花頭上，作爲慶祝紀念。咳，基督的聖靈在那裏，那裏就有自由。

又有一次，一印度婦人領一廟中之女，到青年會幹事那裏。說：『請你接收這個女兒。因爲我聽我丈夫念到你們的聖經，耶穌曾收救一個犯姦淫的婦人。我們的經上，沒有這種故事。所以我帶她來請你收救。』不錯，這個故事，不但東方沒有，就是西方也沒有。耶穌於收救之後，使她悔改，成爲清潔的女人。耶穌是清潔的，凡和祂住在一塊兒的，也都清潔了。關於此事：我與董事會也曾辯論過，應當給她們悔改的機會，不要一味拒絕，以致阻礙聖靈的工作。對於女人的自由，應當提倡。須知愈平等，則女子愈知自愛，保守人格，名譽。愈自由，則女子愈

知高尚之樂，不爲肉慾所蔽。以基督之道，聖靈之恩灌注之，何傷於解放。

五旬節一百二十人內，有耶穌的母親，及其兄弟，均一樣的受聖靈行奇事，與別人沒有分別。則今之所謂聖母聖弟者，豈非糊塗。聖母亦猶人母，聖弟亦猶人弟。耶穌尙與人類平等，何況其他。故基督教脫離聖家之拘束，四海一家，同爲兄弟。倘若當時衆人將馬利亞及雅各等推舉起來，作爲聖母聖弟，特別受聖靈，恩賜有大小，等級有高下，正等於孔子摩哈麥德等聖裔之行徑，則基督教亦只爲一家之教，而非天下之教矣。幸虧聖約翰在五十多年之後說：『這種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上帝生的。』此案既定，故以馬利亞爲聖母，而有特別供奉，是仍人意，而非上帝之意。昔英國薄擊漢的公爵夫人，曾寄信與亨屯的夫人，論到維斯理運動，曾下一批語說：『你們爲甚麼把血氣的基本，作了至聖至上的發源。那是無味而有害的事情。你們當求高尚的思想，明至中之真理，方爲上乘。』

印度之婆羅門之教義，在西方因基督教之影響，大受打擊。至今在東方猶存恐怕之心。所以阿爾該的公爵說：『基督教之改化力，莫名其大，無力能敵。』所以血統之說，必將取消。因爲保羅說：『是從一個血族生出來的。』既從一個血族生出來，那有特別血族，可分聖與不聖呢。

所以說「上帝不可止」「人類不可止」上帝不可止者，由上帝而生者終是上帝之性，人類不可止者由人意而生者終是人性。二者不可模糊也。馬利亞的小家庭，爲上帝的大家庭所包括。所以耶穌伸出手來說：『誰是我的母親，我的弟兄，我的姊妹。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親，我的弟兄，我的姊妹了。』耶穌所說，不是比方，乃是事實。我們爲上帝所生，不是世上血統。耶穌也無世上血統，焉能說祂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呢。

第十一章 五旬節之兩面觀

保守主義與急進主義之調劑

彼得在五旬節日向大衆引證先知約耳的話說：『上帝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像；你們的老年人，要見異夢。』彼得之意是說：等到聖靈活動的時候，一切的人，無論老少，皆必如草復蘇，如渠滿水，成爲上帝的代表靈器；一切的人，無論老少，打破從前的老觀念；因爲宗教的威權，向來是獨在老人手裏，自其手宣洩神祕的宗教；但是到五旬節之後，宗教的威權，已自老人的手，脫落下來，與青年人，亦有成份。

宗教之威權，掌在老人之手，已多歷年所，成爲保守派的惟一威信；故有人言宗教爲危險之物；又有人說宗教不過麻醉之劑。所以青年黨與老人黨，時常發生衝突，各守戰線，不肯相讓。但是到了五旬節，聖靈降臨，就把老少觀念，沆瀣一氣，都有功用，都有效果。因爲聖靈的工作，是普遍的，不是局部的；是彼此收容的，不是彼此抵觸的；老少彼此相乘，進步保守，彼此協商，此皆五旬之節之重心轉盤也。

國家有所謂政黨者；各立門戶，互賣高貨。然總不離兩種政見：一爲保守政見，一爲激進政見；兩者常演慘劇於政治舞台之上。宗教之門戶，於今爲烈。若仍如政黨之分門別戶，黨同伐異，激進派勝，則全台崩炸，水淨鵝飛。若保守派勝，則乾燥無味，呆板死僵。二者全非中庸之道。今以聖靈之力，融會貫通，如鉄筋之與塞門，以二方向線而求其合力，豈非美工。

以常情而論，老年人對於青年人之論調，時有搔首躊躇，不勝惶惑之概。但青年人之活動性，恆有因異思遷之弊，其反抗性，亦時有不分皂白，一味抵制之虞。古老牆與摩登壩，天塹懸然，大有冰炭不容之勢。但少年人之熱誠憤望，不懼顛險，亦時爲天國進取派之健將；老年人以其辛苦所成，艱難所獲之功績，慰而祝之，安而守之，亦是一種美德。如駛汽車者，其車明

是前驅，而車前所懸之鏡，卻影照其已經之路，向後倒抽。如此青年人之前進，亦為老年人所迴憶，而時加做勉之力；則水火險象，乃成既濟之功矣。故五旬節之觀念，乃博義之動機，而非狹義之界域也。

近來關於耶路撒冷之會議，有數種問題，已呈尖銳化之現象。務本派與摩登派大顯矛盾之攻擊。德國派言天國為超物質賞賜，乃靈界之享受；而美國派則言天國為物質工夫，在肉體之奮鬥。兩相爭執，各不相下。務本派拘守信仰，摩登派喜明新義。其實以福音之眼光觀之，則知基督之用心，必以二者各有功用，以超物質之賞賜，而供人間之奮鬥也。

自基督之本身行事觀之，知基督乃集新舊之大成，而無所偏倚。耶穌生平對於法利賽人之舊禮節，如洗滌，如安息，如聖殿，如議會，無不顯其攻擊手段，使法利賽人無復立足之地，則基督可謂激烈之至矣。然而真理既明，律法亦完，所以祂又說：『你們不想我來是要廢掉法律，和先知的道理；我來不是要廢掉，正是要成全。』髒髻基督又是頑固的大保守家。基督又說：『髒髻家主，自他庫裏，拿出新舊的東西來。』祂的門徒，就是祂的鑰匙。庫中新舊的東西隨便攫取。故基督的道理，乃是廣義的不是狹義的阿。

讀者不要想這是鄉愿主義的人所持的態度。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我們不可以絕物自居；當效法耶穌的樣子。改進無妨激烈，保守要有決心。耶穌不激烈不能全國恨之入骨。耶穌不決心，不能身被釘死。故五旬節之精義，乃是陰陽並用，正負兼收。不是冷靜，不是零度，乃是妙義，存乎其中。故吾人當以基督之心爲心，具改進之力，守保持之神；不爲腐化所囿，不爲時髦所羈。其進也如炸彈之摧毀，其守也如山岳之穩固。尋其真理，識其玄機；開永新之路，止至善之區；舊事已過，一切更新；川流不息，適得其中。

第十三章 五旬節與宗教之帝制主義

五旬節之大計劃，乃是使人類進入大同之小模型。觀行傳所記：『衆人一齊都來，各人聽見門徒說話，是用自己的鄉談，就甚納悶；都驚訝希奇。』須知門徒之能說各處鄉談，並不是只爲講道，使各人直接聽聞。其中另含有一種妙意，就是明顯基督教乃是普遍宗教，不囿於一民族，一風俗，一習慣，一言語的。此處之方言，乃是當時各民應用之方言；不可像哥林多人所得之方言。哥林多人所得之方言，乃是神言祕語。非用繙譯，無人能懂。此處所用之方言，乃是實際應用之語，不用繙譯，能直接聽講。無論其爲何族，何言，何習，何地，皆有其本地

之方言，證明大道。可知基督之廣博偉大，一切國籍，風俗，方言，習慣，皆爲其吸收無遺，而爲其工具車乘，應用無窮。故宗教自各方面得釋放，稱自由；而各方面且爲其吸收應用，以顯其大也。

世上各種宗教，因爲地域所限，故各守其鄉談，以爲是神聖語言，不可繙譯。如佛教徒以散司奎德爲永遠之梵體；故由梵體所降之韋陀，卽是經文；不可以他文讀之。如三藐三菩提，阿彌陀等，皆梵文也。回教以可蘭經爲上帝語；故習回教，必說亞拉伯語。羅馬天主教，以羅馬文爲聖文；而東羅馬教卻以敘利亞爲經文；各執一說，各不相下；何優何劣，孰去孰從，使人腦眩，不知所云。

關於教育及民族，亦各有其異說，不能合一。昔亞利安人初到印度，揚言曰：『你們民族，必須毀滅，因與我們的風俗不同。』猶太人禱告上帝說：『謝謝上帝，因特別降旨意而造我們。其餘民族，直涎沫耳。』但在五旬節中，一切界限，全都取銷。基督宗教再不爲一族所獨有，而爲天下萬族所公有矣。五旬節砍斷宗教鎖鏈，蝕破宗教封繭，保羅欲猶太人殉基督，而猶太人欲基督殉猶太，故相爭甚烈。

現今各差會往外國傳教者，恆不免猶太老習慣，恆帶其國族臭味，與基督教同時宣傳。致一國之內，有若干國之傳教師，即有若干國性之基督教。此亦牢不可破之老習慣也。故傳教者當先知曉該國對於基督之缺陷，即以其國情救之。如保羅當時在哥林多之態度，未嘗教人捨其固有之特性，而魯公教之。因基督教乃是由舊生新，重生變化，非根本取消也。故各方面當供其所有，以發達聖教。

昔有傳教師名司替乃者，曾將各民族之可連合性，列數點於下：

- 1 民族因環境之異，而各具其特性。
- 2 民族之偏見，皆因思想不同，感力異趣所致。
- 3 除去上智下愚，一切民族性，約略相同。
- 4 凡民族無論其爲何色何教何級，皆能用其本有之人格，以求得其團體中之同情。
- 5 四海之內皆兄弟之欲望，一定可成事實；而自己即兄弟中之一人。
- 6 基督教在精神上，可以解決人類種族及階級問題。但實行之時，不免仍有可悲之慘劇，不斷發生。

7 人欲與何種民族或國族結爲聯誼，必須先去其與人特殊之性。

8 人類爲大同胞。欲結人類爲一族，必須有其代價，而此代價，必須兌現。

故彼此同心，彼此互助，乃是人類之福澤。而自己之不足，亦可助人家之有餘。卽如內革羅人身爲人役，族類不高，恆爲人所賤視；然而內革羅人之唱歌，爲天下著名；其聲雅而幽，其音柔而脆，其氣可以動人之性，其神可以感人之情。盎格樓撒克遜族人之性情，慳直不屈，落落寡合，其代表線爲垂直線。亞美利加拉族人，好行禮貌，溫柔和平，大類曲線。所以彼等之建築物，皆有曲線美之價值。凡有廣場，皆必先計劃其曲線美之元素。撒克遜人則以求直線美，爲其必具之特性。余爲撒克遜人，凡余所著之書，皆以慳直求真理爲第一要義。然而余之書一經被亞美利加拉丁繙譯，爲其本地之文，卽呈其族性之曲線美，大爲彼等社會所歡迎。故溫柔典雅之愛情，實可調劑慳直真實之倔僵性也。

耶穌之本性，卽具有其完全之性格，而化合以成其普遍之功用。祂的見解，尋求真理，如同垂直之線，不稍撓屈。中斥法利賽人，如迅雷烈風，刀兵鎗劍，人皆見而憚之。及至與性情溫柔之婦人相遇，則又憫其無知，哀其溺陷，而以委婉之詞，救其靈魂，冀其悔改。請看其在井

邊與撒馬利亞婦人談道，明知其爲淫亂婦人，然而不以直線之理性斥之曰：『你是淫亂的婦人，必須悔改，驅走你的假丈夫；』像約翰一樣的口吻。耶穌卻對她說：『請招呼你丈夫同來。』婦人說：『我沒有丈夫。』耶穌說：『是的，妳沒有丈夫；現在的丈夫，不是你的丈夫，這話是真的。』其言詞，其情節，何等委婉好聽，使人不覺五股投地，憫然而服。

東方之人，多含神祕性；西方之人，多含物理性。各有所偏，各有所長。因耶穌的緣故，同心合力。則東方之歸納素，可濟西方之直觀素；而西方之科學欲，可濟東方之精神欲。故耶穌之完全性格，直合撒克遜之理解性，條頓之澈底性，斯拉夫之責任性，拉丁族之審美性，北民族之堅強性，非洲人之妙歌美情性，中國之實事求是性，日本之活潑性，印度之神祕性，爲一爐之陶鎔，而鑄一最高高美之和合性。所以基督不爲一國之基督，乃萬國之基督，亦不爲一族之基督，乃萬族之基督。

有一次余聽一哲學家演講，題到人生觀，他主張人類不能自求完全，必須有上來之力，始能完全。余此時甚願聽他說到基督本身；但他始終未題。講完之後，余質問之。他回答說：『那是你的本分。我是哲學家，只可講到此等限度爲止。』他不知無論哲學家，科學家，政治家，

宗教家，都是耶穌性格之份子，不可分離，以自求速死。

記得殷知有話說：『新知識無非用其自己的言語，彰顯上帝之奇妙工作。正如四五世級時，受教育之基督徒，以新柏拉圖哲學講信仰，何謂哲學境域，何謂科學境域，總是不分。』故余根本反對把宗教與科學分成區域，不相交通；反把上帝的真理，如電線割斷，故無論那一種學問，總以彰顯上帝之妙工爲歸宿。昔有一女畫家，因其畫之精妙入神，而悟上帝之造化，無窮奧妙，得着她快樂的新生命，即是此理。

有一人曾著印度社會改良家一書。他說到現在東方與西方之界限很清；但盼望不久可將陷。墊平，連合一氣，彼此妥協。但余以爲彼此妥協，談何容易。且彼此妥協，亦未必十分滿意。基督必將所有，化爲一氣，不待妥協。自其所有包羅萬象，出新生命。故五旬節即合各族，各語，各美術，各科學，各哲學，爲一中心之基督；即由此中心，另生新的生命。

第十四章 五旬節與禮教觀念

禮教爲縛人之繩索，桎人之枷鎖，盡人而知。在基督教未到之處，各民族因宗教之不同，即各守其宗教之禮節，不敢遷就。故印度之回教與土教，時常械鬥。猶太教亦不合轍。印度之瑜

伽派，以態度姿勢，爲科學之練習，以求真正法門之效果。如呼吸之深淺，眼光之注定，手之曲，足之盤，皆有一定姿勢，一定度數。膝之位置，臂之安放，面之鎮靜，皆有其特別用意，不可稍爲參差。但至五旬節之後，一切解放；立亦可，坐亦安，不受拘束。耶穌祈禱，兩眼望天。城市繁華之處，皆可祈禱；不必上廟，不必如寺；上帝無所不在，隨地隨時，皆可說話；一切儀式，均可以免。故宗教能作到自然上，方爲真宗教；而自然之理，以宗教爲基本，方是真自然。正如行傳第二章四十一節以下所記之言：『彼此交接，擘餅祈禱；同心合意，天天恆切；在殿中在家裏擘餅，存着歡喜誠實的心用飯。』所謂「交接」不是古人之舊禮節；所謂「歡喜誠實」不是曲禮三百，儀禮三千之舊儀文；乃是自基督新得的真和合，以精誠團結，所生之真益利；以心相印，毫無隔膜。

福音中耶穌所立亦有新禮節。但此新禮節，乃代表一種新意義。知其新義，禮節可免，正不必沾沾於其禮節也。一切恩賜，皆由上帝而來，禮表虛儀，爲反恩賜之障礙。故虛定儀式，必有失乎真理之事。南美洲祕魯國，公教有一宗教法庭。法庭之內，設一木像，卽耶穌之像。凡有背道者，卽在此庭受審。法官案下有繩，暗通木像之頭。照法官之意，使像頭或頰或類，以

定曲直。類首卽此人有罪，必受重刑。搖頭卽此人無罪，可以釋放。此種假儀式，只可欺鄉愚。但五旬節之精義，是一切皆得釋放。如以上之行爲，不可爲訓明矣。約翰於施洗時曾言：『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但在我以後來的那人，將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水之洗禮，有一定之禮節拘束。聖靈與火之洗禮，未有一定之禮節，不可以儀文，而求得之。乃是上帝之恩賜，忽然降臨，人皆得異樣才能。像五旬節那樣的滿城風雨，一切皆被釋放，尙有何禮節可言。故祕魯之木頭耶穌，終封閉於木籠之中。

保羅卽五旬釋放之門徒。不第對於約翰之洗禮，已經棄絕；卽新洗禮亦不常用。因爲他知道人得重生，與禮節毫無相關。彼對於割禮，更用尖銳化的解釋。心裏所受的割禮，就是重生，方是真割禮。肉體的割禮，不能得救。要緊的是要作再造復新的人。故教會所定一切禮節，全不能得救。能得救者，惟有重生。只靠儀式而作門徒，其永遠生命，真是危險。西方教會有許多禮節，甚是美觀。但只恃禮節，便爲生命之障。故惟尋得上帝，方爲生命之源。

第十五章 五旬節與物質觀念

五旬節以前，世人以拜金主義爲尙。故問人之價值，不是問其道德，亦不是問其行善，乃是

問其金錢。乃自五旬節以降，世人乃有新思想。論人之價值，恆不以其金錢爲衡。一次余在火車，與同座之人論到上帝。該同伴曰：『何謂上帝。』乃指其腰中金錢曰：此卽上帝；有之卽如上天堂，無之卽等下地獄。此種反對基督宗教，自私自利之心理，所在多有。但五旬節後，門徒之行徑，卻不如此。如行傳說：「凡物公用，並且賣了出產家業，照着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這種態度，決不是五旬節以前的人，所能作的。五旬節改變人的物質觀念，如此之大，可謂奇矣。

讀者請勿誤會彼等之心理。只是暫時高興。或是因世界快到末日，世上物質，全歸無用，不賣之，調濟貧人。此理乃是大錯。第一，賣田乃是情願，並非強迫，更無規條。不賣可以自主，賣了亦非均分；乃是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須知「需用」不是「奢望」。需用爲衣食住所必需之物，奢望乃貪得無厭，多多益善之謂。他們隨意變賣，儲於教會，凡所需用，皆由此出。雖不同法，卻超行政之外；雖是道德，卻非行善之功。

「需用」二字，大有價值。非衣食住三事以外之消耗，更非無益之浪費。因彼等自五旬節得一種新原理，卽是基督之廣義的愛人如己。己亦是人之一份子，爲己卽是爲人。故彼等將所賣之

家財，不能私用，乃是公積。自己與人同得公份。此種法律所不能平，道德所不能主之事實，非五旬節之聖靈，莫敢競功。奧國有音樂家弗利開屈力斯勒有幾句話，很像基督教的話。今摘之如下：

我生卽有音樂天性，我喜音樂在我讀書之前。我的天性乃上蒼所賜，我並未向之請求，故亦無須感謝。音樂乃是神聖之品，豈可出賣。故出售還價，全是侮蔑神聖。我所得之金錢，不可視爲音樂之價值。故我亦從不重視金錢。錢爲公有之物。我之所有，亦爲公儲之物，以備支出。我之支出，必儘量緊縮。我多食一塊肉，他人或將缺一塊麵包，嬰兒或將缺一杯奶。我妻與我同志。她知我之食，她知我之衣。多年歌音樂，只供社會娛樂，未建自己私產。因尙有無家可歸之人也。

請讀其言語，知彼甚欲儉省，以備分給需用之人。印人甘地之格言曰：『與其多求財，不及省費用；何必盜人財，盜人多自私。』觀其言語，可知其真理。美人安莫蓀每年只需一千二百元之薪金。彼不喜多財，恐誤光陰。彼只愛光陰，多用思想。故基督徒之爲人服務，爲人工作，卽是財寶，卽是儲蓄。所以人有恆言：『經濟之困難，足誤人生大事；床頭金盡，足使英雄

短氣。』但能倚靠上帝，求靈性之生活，則物質之需用，皆不成問題。銀行之拘束，足使生命消瘦。所以德國詩家哥德說『繁華非我所願兮，敗壞我之思想。』即是此意。所以人之需用，愈低減其分量，愈爲自由之人。

再者如以金錢爲貴，則因崇尚攫取主義，必傷同胞感情，使之彼此不能同心，而生隔離之間隙。中國政治及思想之不能統一，其大關係，即是以金錢爲前提，橫生阻礙。所以耶穌友會聖者吳勒曼約翰曾說：『人與人本如弟兄，初無意見，辦事亦能合衷共濟，彼此和睦。獨至爲經濟問題，當時即發生意見，彼此決裂，有如仇敵』。黨會如此，國家亦是如此，可爲浩嘆。使人精神不能統一，皆金錢作之祟也。當初耶穌治愈被羣鬼附之人，是以人爲前提，以豬爲後提。而放豬的人，跑進城去，所報告的，乃是以豬爲前提，以人爲後提。讀馬太八章三十三四節，細玩其味，即知其意。

在印度國所拜之財神，名曰庫發拉，在撒拉那德可以見得其偶像的態度，是傲慢暴厲，征服一切。而在其足下被壓制之人，是閉目委縮，不敢仰目。此種情況，可以代表西國近來資本人家征服一切羸瘦待斃，汗流滿面之勞動份子，而無慚顏。有一次財神庫發拉請大腹神名饜發干乃

世者吃飯，庫發拉苟食苟儉，以招待之。於是饕餮干乃世大怒，乃併庫發拉而食之。故財神請貪婪吃飯，是財神自尋其死。自私自利者，必作法自斃。故人格乃是活財神，勞任方是真儲蓄。事奉假神以求財利，必用貪冒以爲基本；營私舞弊，無所不用其極。而資本家之走狗，卽已用其威權，狼狽爲奸，以吸收工人膏血。其結果若非工人倒斃，卽是資本漲死，同歸於盡而因。而五旬節之精義，卻非如此。乃使人類視同兄弟，彼此相助。照各人所需者，均平分予。利爲福音的宗旨，乃是求釋放，求平等，求普遍，求聯合。惜乎五旬節以後之歷史，不能付之實行，以故怨聲載道，同歸滅亡。但五旬節之真理，終有復活之一日也。末咏短詩一篇，以表此意：

與人益愈多

生命愈益有

所積在靈性

不在金錢朽

犧牲儲愛力

愛人卽愛吾

勞瘁全爲人

施比受有福

第十六章 五旬節與自然界之共鳴

今再離其外表現象，而論其內容事實。五旬節之內容事實，無非激動重生，及親合之靈感。是皆由聖靈之降臨，而有此內部之結果。行傳言：「聖靈降臨，仿佛一陣大風吹過，具大聲響

，充滿其屋。又有好像火燭的舌頭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這就是聖靈之激動重生，及親合的特別工作。而其工作顯於內部者，為公正平衡之心田，為眼光遠大之見解，為有効力的靈性，及倫理之新生活。而由此內部之原動力，即引起外部自然界之共鳴及響應。然英國名學家米勒兒約翰司徒德曾發一評論曰：『物質乃人類之仇敵，順宇宙之大道者，必至泯去一切慈悲。惟用爭競奮鬥，同歸於盡。提倡獸鬥的殘殺，以求生存。消滅人類道德，棄之無用。故凡以物質為前提者，必卑視鄙棄一切倫理間之道德。總之只靠宇宙之物質，以為進化之基，必適得其反果。如能勝過萬物競爭之道，而以愛乘之，斯為人類文化之源。』由米勒之言觀之，可知自然界各物質，乃道德及靈性生活之仇敵。欲求其共鳴合作，豈非甚難。

阿諾得馬太則有相反對之言論，以為自然界之各物，與人類道德之善惡，毫無關係，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皆非有意為之。今錄其詩一首於左：

人有罪可贖

人有過可悔

大字泯好惡

無所置其喙

大河揚風波

霹靂肆凶禍

罡風翻舟楫

豈擇善與惡

自然觀化境

人事自兒戲

人能抗天風

風亦壞舟楫

五旬節與靈化

第十六章

五旬節與自然界之共鳴

八三

自阿氏之詩觀之，自然界之各物，完全與人之道德無關。彼自各行其道，與人無涉。此說為大多數所歡迎，以其近於科學也。

尚有一派主張言：『自然界之各物，直到現在，是不止息的與人之惡魔相抗。』大抵敦尼主張此說。而聖經之主張則言：『死為罪之果。』中國書孟子言：『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由以上諸說，自然界物質中所給予之賞罰。全與人類道德有互為因果之處。如死為物質之罰，罪為道德之非。國亡為物質之慘滅，自伐為道德之險象。故敦尼之主張，亦非無因。聖經言「人種的甚麼，收的就是甚麼。」物質之果報，亦可由道德之正負量而生相當之結量。故克來爾言『罪為患害之母。』此處所言之患害，不僅是心理及靈性中之結量，亦是物質中之結量。我所犯者非物質中之罪，然而所受者卻是物質中之罰。故開爾言：「如果將人間道德忽然廢掉，不久必有物質之毀滅。」從此可知，大自然中之定律，與人間之道德律，甚有相關。可以感應生共鳴之現象也。

由是可知大宇宙內之各種物質，皆有供奉投降於上帝總意志之趨向。故五旬節聖靈降臨，激動人心，使有重生現象；而此種動作，亦可感應共鳴於大自然內之各種物質。其重生也，如被

靈風吹活；故倏忽之間，聞有風聲大作，充滿座屋。其賦能也，如生活之牛犢，跳躍而立；故霎時之間，聞大地振動，有如地震。同時衆人之舌，如火如荼，舒展開放；燦蓮花瓣，綴菩提葉。移時萬物齊鳴，宇宙歡笑；人事可感天象，雖非偶然，亦非無故也。

宇宙爲大自然，人身爲小自然。大自然爲上帝所造，小自然亦爲上帝所造。大自然之定性，亦猶小自然之定性。彼此相關，彼此相協，不足怪也。耶穌曾言：『人子在地上，亦有赦罪的權柄。』於是對那癱瘋的人說：『你起來，拿你的床，回家去罷。』赦罪爲靈性中之次序，起床爲物質中之次序。耶穌卽以靈質相對之定律解之，可以知其故矣。

大英醫學會所出之醫學季刊亦言：『身體各部之組織，全受精神之節制，故成功較易。』是醫生治病，雖屬物質之端，然其精神作用，更大於藥物力及手術力。不然義大利阿西西之教師蘭西斯信仰甚深，其心中有耶穌之印記：同時手上亦顯此印記，人所共目。可知精神之威權，亦可行使於物質之中。我們生活在此大自然之中，滿有道德及精神上之構造。所以賈維先生說：『我愈明了宇宙之事物，卽愈覺得宇宙爲我宗教之家，安享快樂。』早期教會，卽以此信仰，能作各樣物質上之奇事。耶穌生平奇事，皆自精神及於物質也。

故五旬節之功用，足使我們的精神在物質中得釋放，得自由。不但不被其拘束，且反能驅使萬物。正如耶穌說：「有芥子之信，可移大山，投入深海。」但此信字，不是爲詭奇，不是爲邀功，更不是爲眩惑之遊戲；乃是爲免罪。免罪是精神的作用，然免罪即可使各種身體的病症，都得痊愈。故五旬節之功用，乃是合內外兩面，令物質與精神結合爲一活潑潑的宇宙。不再如從前之宇宙歸於呆板，精神歸於虛空。此可謂宇宙間之大革命，大復新大和合也。

第十七章 五旬節及摩登派之崇尚

近世摩登派所崇奉之信條，有兩件事實，是與五旬節之真義，大相徑庭。

其第一個事實，如行傳言：『他們都被聖靈充滿。』這明顯出屋中一百二十人，沒有一人，不願接收聖靈的工作；全被聖靈感動，精神變換，不似從前之呆板。此處所言「都被聖靈充滿，」是以聖靈充滿人格，不是以人格分析聖靈。如水充滿人體，則人得其生活。如將水分析爲輕養二氣，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故聖靈是整個的；充滿人格，無微不入；卻仍是整個之能力。不是將牠分解，如消化食物。而聖靈之功能，在每個人身上，都是一樣。若不一樣，則此人爲迷信，彼人爲懷疑。彼此意見必不能一致；言語舉動之間，亦必顯反對矛盾之象。此皆聖靈整個

之功，大衆受一個聖靈；不是每人各受聖靈之一份，如水分析爲輕二養也。

其第二個事實卽是聖靈由外而來，不是由內而生。人是被動之物，不是主動之人。耶穌臨升天之時，告訴門徒說得明白『你們不要離開耶路撒冷，只要等候父所應許的。』所應許的，就是聖靈。乃是外來之物，又言：『聖靈降在你們身上的時候，你們就要得着能力。』此處說降在身上，不是說發在身內。又記『忽然從天上有聲響下來。』天上的聲響，就是聖靈降臨的動作。諸如此類。可知人受重生，乃是由於聖靈；而聖靈不是忽生於內部，乃是降臨於外部。佛教種善根，善根種於內，故曰根器。根者氣力之本，器者堪物之量。此皆自內部生者也。故佛法重自在，其功用重自度，其結果在自證，而其方法在自攝。總之稱自然釋迦而已。此皆自內部用工夫，非由外鑠之功果。故摩登派之基督徒，全以自治的工夫，以求其內中之聖靈，復活重生。此皆愚妄之談。我們所希望者，乃是基督自外來之工作，將我們的心理變化，得着重生，感應萬事。故巴斯克耳最主張此說，與摩登派極力反對。

新約中亦常題到人類與上帝是合而爲一的。如言：『我在祂內，生活，動作，及存在。』又言：『父阿，祢在我裏面，我在祢裏面，他們也統通在我們裏面，成爲一體。』又言：『我與基督

共同釘十字架，此後我之生非我之生，乃基督在我內部之生也。」此種現象，如同四肢之與全體聯絡，不再分爲二人，乃是一人了。若如摩登派所講，必由內部發現，方是真聖靈，真重生，則聖經之言，不盡成虛妄乎。所以我們總須甘心屈服於基督足下，求其進內；開門歡迎，不予拒絕；勿發驕傲，閉門不納，斯可得着感化，得受重生，以應萬物。

我有一至友發着驕傲說：『我是我靈魂的甲必丹，我是我命運的馬斯德。』又揚言說：『我是造時勢，非時勢造我；時勢捧我頭，豈能奈我何。』聽他之言，知他是僵鐵頭，心中剛硬。但自己作到盡頭，還是一無所得，仍回頭懇求上帝。所以「英雄之末路，即是聖靈之起點。」我有一印度朋友言：『十架施艱苦，普世受譴罰。』充其量言之，十架之苦，豈但使普世受其譴罰，必至殺盡爲止。當此窮途欲哭之際，惟有仰賴基督，賜下聖靈，感動我心，方能全得安慰。故不投降，驕傲自是，終無復生之望也。耶穌曾言：『尋找必尋得，叩門必開門。』若不尋不叩，一味自是，永不低頭，是無幸望。人不尋求真理，只仰仗自己的意見，設法修行，設法克己，其初雖覺有些假果效，不久必顯露其貧窮可憐，以致庾斃。

印度宗教有所謂吠陀派者，乃印度汎神論派之一大哲宗。其經文中論到釋尊言曰：『世在尊

此』又言：『我是婆羅密。』如此誦讀，循環不休。以爲如此，即可得到與吠陀合體。此教初在美國倡說甚盛。然不久爲基督教所化，以其教內空虛無物，上帝必佔其位置也。大概世人之思想，每有所發現，其初步甚覺樂觀；但行至終結，輒行失望，忽轉悲觀態度。凡旁門左道之崇奉者，多遭此種慘結。故尋求上帝，非人意之研磨，乃自上之行動；上帝卽自上之表現。我昔見一毒蠱誤入室內，欲扎掙飛出，卽以全尾之力，直刺玻璃。顛倒彷徨，終於力盡，墮於窗縫之下，乃得蝨蚰鑽出，得大自在。人不向上帝求自由，而用自己之聰明威力，終究跌倒在上帝掌中，而得無意之真自由。所以人如不放鬆自己，任其自由，窮其理，致其智，終久無用。何若釋放自己，尋求上帝，先得自由，後行萬事。

卽以中國聖賢工夫觀之，知其亦有失望。如孔子之克己復禮，孟子之居仁由義，宋儒之明心見性，皆有渺茫惶惑，迷離惝怳，不見真諦之險象環生。彼等工夫，全在自己；不知何謂己，何謂禮，卽不知克己之法，復己之方。不知何謂仁，何謂義，卽不知居之所安，由之所正。不知何謂心，何謂性，卽不知明之之道，見之之則。除卻上帝自然之道，大自然中之萬物無一能聽命者。欲役萬物，而不由上帝，而不尋求上帝，是謂賊。

與上帝合神，與天地合體，乃是大自在之復新觀念。在上帝一方面，已經豫備妥協，但等人之尋求。尋必尋見，求必得之，此一定工夫，無須懷疑。故投降上帝，爲人生之急務。如果投降，即可得以上之結果。耶穌說：『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裏爛了，仍舊是一粒；若是爛了，就生出許多子粒來。』意思是說；若人不把自己犧牲，供奉上帝，自己以爲是救了生命，此即未入地的種子，仍舊是一粒，必爲雀鳥所食；若是入地爛了，必生許多子粒。這也是耶穌所說：『凡保全生命的，必失喪生命；凡捨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欲尋求耶穌，不以耶穌之道尋求耶穌，而以自己之道尋求耶穌，必無好結果，如耶穌所云。

請觀耶穌之事實。耶穌被賣，交與異邦人手內，受凌辱，受鞭打，釘十字架，是犧牲生命矣；然復活之後，必吸引衆人來歸，反得着生命。今爲人類之活救主。五旬節即活基督之大表現。其吸引能力，一日得三千又五千。此八千子弟，即作爲天下古今生命之源。故十字架釘死象，墳墓埋香芽，復活乃萌芽，升天即開花矣。而其結果即在復活之後。故後人有詩咏之曰：

塵土埋子粒，

體爛復生芽；

靈風吹肉體，

永綻長生花。

故五旬節之要求，乃是以己身奉獻上帝，爲上帝所用，必引多人歸主。聖靈之來也如火，火

爲聖潔之代表；人心受聖靈，其心卽聖潔，爲上帝之寶殿，是上帝行政機關，發號施令之處。人皆受聖靈，人心皆如殿，人人爲上帝發號施令之處。由人及人，延及普世，長至大宙，將有無量數之人類，同來歸主，豈非五旬節之本意。聖靈如火，耶穌如鴿，火爲威靈，鴿爲和神。以威靈之功，歸和平之神，此又五旬節之妙諦也。

一次我在復活節中，與衆同志在橄欖山聚會。眼望聖京，希望無窮；救世之心，油然而生。

同志亦皆顯有義務之心，欲將救世大道，宣傳普世。我隨手採一枝野花，欲作紀念。忽有聲音自我心中發出，言曰：『不要採野花，野花使人醉；何不採荆棘，不忘我勞瘁。』於是我心中感動，卽至荆棘叢中，採荆棘一朵，夾於書內。此雖荆棘，但我以靈性觀之，竟如沙崙上地在迦之紅玫瑰。而死耶穌在我心已成活基督矣。

下靠地
中海

有許多人只採福音中之野花，賞鑑其文藝，品題其滋味，展覽其風景，斟酌其結構，審諦其音樂。但是如香烟結篆，倏忽之間，盡成虛幻，誠有何意。所以福音之要求，乃是真實之信仰，虔誠之供奉，於意斯足，他非所望。

第十八章 五旬節與環境

五旬節與靈化 第十八章 五旬節與環境

自前數章之意，知基督宗教，已經自聖地解放，傳遍天下。但耶穌於升天之前，卻分付門徒，不要離開耶路撒冷，此是何意。夫耶路撒冷爲耶穌被賣，被辱，被打，被釘，大大失敗，全軍覆沒之區。今幸復活，可以離開耶路撒冷，從此另選聖地，作爲根據，重新叛業，豈非甚善。回首往事，無限傷心，尙何忍仍在此處大聚會耶。非也，耶穌在未死之前，已向門徒發表說：「我已經勝了世界了。」耶穌之死，卽是得勝之證據，而人竟視爲失敗之慘亡。耶穌卽在勝地，作其大本營，以宣傳真道。在人一方面言，羣衆所視爲失敗，彼此相做戒者，今忽然傳說耶穌復活，已經升天；使賣之者，辱之者，打之者，釘之者，均在當前聽道。事隔五旬，或未健忘。使衆人新作之事，當面悔改，其效力當必較異時異地悔改者，有霄壤之別。故耶穌爲此不爲彼也。

四福音不多記耶穌升天以後，五旬節以前的事情。路加惟言『回到耶路撒冷去，常在殿裏稱頌上帝。』而行傳所記略爲詳細，「進了城就上了他們所住的樓。」十二之中缺猶大，百二之內多母親。躲避在樓上，不敢公然出門。雖到聖殿，不過稱頌。不敢與人爭辯，有時見人，亦趨而避之。而猶太官長及教法師，亦視此等之輩，爲失敗之殘餘。死灰豈能復燃，遂卑視之，不

復經意。以爲耶穌已死，從此國家太平，可以長治久安，快樂生活矣。不料埋首四十餘天，衆人方屈俯暗陬，同心祈禱之際，天有大聲，地大震動，風聲雷鼓，火舌四溢，衆人齊受聖靈。於是齊起，結隊號召，至聖殿外院，大庭廣衆之間，說各處方言，見證耶穌之道。衆人初以爲是新酒喝醉，置不爲意。經彼得之辯訴及勸告，衆人之心方如刀刺。悔改受洗，一日三千。此大勝利，距耶穌之死，恰五十日也。今昔相較，憂樂攸分。故耶穌令彼等不離聖京，是欲先改變其環境也。以此爲傳道之根據地，如種子落於地中爛了，即在該處生芽，可以結實，遷地弗良，人所共知。

雖然，此猶外觀之道，以人事而言。若夫內觀，以人心而言，則耶穌欲改變環境，必先改變人心。欲改變人心，何必耶路撒冷。耶穌之必以耶路撒冷爲根據，人事易爲力，可得事半功倍之效。然永以耶路撒冷爲中心，反爲聖道之阻。故保羅傳道，乃受聖靈於大馬色道上。其傳教也，先於亞拉伯曠野，繼在大數，其後小亞細亞，其後羅馬。而其三次往來之根據地，多不在聖京，而在安提阿。末次回京，即遭猶太人之控告，爲同道所鄙棄。則耶路撒冷又非耶穌之所重視也明矣。

至於以內觀之人心而論，不論何地，皆可使入悔改，不必指出一定環境。蓋人心爲萬事之源也。人生熱病，輾轉床第，呻吟不止，欲求風涼之地。究求不着，以熱在內心也。以冰培身，以水澆頭，皆無濟於事。必其內熱既退，然後方覺清涼。人治社會，不求內中悔改，一無所用。社會之必須救也明矣。然自己方在罪惡之中，如何救世。故救已在先，救人在後。耶穌之所以令其門徒不離聖京，亦是此意。

是故欲求世界變化，必先求自己變化。門徒一百二十人，一受聖靈，全體變爲新人。從此聖京，從此世界。故耶穌之使門徒不離聖京，在彼而不在此。故人當獻身爲聖，爲主所用，方能得着力量，行作萬事。二千年前，印度大王名阿撒客者，遍國中豎立石柱，石柱之上，刻佛經文，以爲可以千古不磨。而不知佛教即死在印度。今所傳於亞東大陸者，非復佛教原形矣。耶穌將其真理，不是刻於殿中之石，亦非勒於城牆之基。殿中之石，城牆之基，都必被人拆毀，博物難尋。耶穌真理，是刻在人心。人心千古不磨，傳到永遠勿替。然心不清潔，如含油臘之纖維，染色不固。故必先受聖靈，水洗其污，火祛其毒，成爲聖潔，然後所染之真理，恆久不變。此耶穌令門徒不離聖京之真意。所以耶穌說：『不要離開。』又說：『只要等候。』不要離

開，不是永遠不要離開。只要等候到一定時間，聖靈來了，然後纔可以離開，到各處傳道。若到那時候，仍然守着耶路撒冷，又是大罪，必定同遭滅亡。

在猶太東北有一舊敘利亞之京城，名大馬色，踞利巴嫩大山之東，爲大平原。山上雪水，春季下流，成爲兩條大河，灌注城內。此城因此水之刷洗，十分清潔。工業繁興，人民活潑，至今不衰。而耶路撒冷因缺水之故，今已半爲荒場矣。我們的心田，必用活水，常常澆灌，使其肥美，然後方有茂盛工作。如不被聖靈變化，成了活井，枯乾磽瘦，自顧不暇，何能救人。昔黑頓博士言：「現今之教會，多以人意及聰明組織外表，雖然好看，內室卻是枯乾，缺少平安，毫無生氣。」有一個小童聽了牧師講道，回家向他母親說：「這牧師爲甚麼不講耶穌與我們的關係給我們聽。只講些無關係緊要的瑣屑世事。」從這個小孩子的話語，可知人心必先有耶穌，然後纔能處理世事。又一次他從一個祈禱會回來，他說：「我在聚會之後，覺有力量可以驅斥魔鬼。」可以知道人如受了聖靈的恩賜，即有無窮之大力，可以驅使萬物。其靈機即在內心，不在耶路撒冷。而今之回教，猶向麥加乞靈，佛教猶向靈山許願。雲遊和尚，朝山行者，各處奔波，如尋珍寶，終究一無所獲，而不知珍寶，即在自己心裏。

第十九章 五旬節與基督徒之武裝

在五旬節精神中有一最緊要之元素，恆爲信徒輕忽不注意者：即是饒恕問題，及不報復主義。以此方法可以勝過凶惡，嫉妬，及世界，而顯其善良，慈愛，及十架。但在五旬節之前，門徒之態度，全與此相反。卽如約翰忿氣降火，彼得怒氣抽刀；耶穌騎驢進城，衆人所唱，乃是回朝凱歌。及至見耶穌被捕，衆人乃風流雲散，望影而逃。然猶不時欲思以物質之力，勝過仇敵。但在五旬節之時，他們一切思想，完全更變：滿有歡樂，滿有慈愛；大有智慧，大有能力。以前之所仇視者，今已變爲愛視；以前所以爲懼怕者，今已變歡愛；以前所遠離者，今已變爲接近；物質之利器，完全變爲靈性之利器。故五旬節可爲門徒人生觀之轉軸。因基督之靈之吸力，已轉變其方針矣。

在印度宗教之最要原理，卽是護生。見有生物，不忍加害，放之而使得其自由，便爲美德。此不過不加傷害而已，未有愈於此也。基督之道，乃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不第不加害，且保護之，使其發達。卽如耶穌所言：有人要求你裏向的衣服，此消極之攫取也。連外面的也由他拿去，是積極的讓與矣。有人要求你走一里地，此消極之勒索也。你就同他走二里地，是積

極的允許矣。有人打你的右臉，是消極的搗亂也。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是積極的謙退矣。故五旬節之後，基督之道，無所不用其積極，以勝過仇敵；而此積極的武器，不是鎗礮，不是飛機，不是炸彈；乃是慈愛，乃是憐恤，乃是和睦，乃是謙讓；以溫柔勝人之狂暴，以忍耐勝人之逼迫，以十架誇勝：一利而無所不利。故在舊約時代，稱上帝為耶和華，為萬軍之主。而在新約，則稱上帝，我們的父，救主，耶穌，基督。故五旬節之兵器就是愛。

今以西方之文化觀之。其聰明，其權力，皆由變為基督教國而來。然彼等享受已久，遂忘此利益之來源。以為此種智慧，權力，皆由其特別賦與，特別才具而來。故德國尼采 Nietzsche 派之學者，恆以為耶穌之言，形同奴隸。彼等恆言：『怯懦為大罪，強權是公理；自私乃天職，為人算愚痴。交戰強者勝，賽路捷者先；心田硬似鐵，超人許獨看；萬物皆歸你，隨你取所歡。』但一切盡歸失望。歐洲大戰之結果，各國一無所有：只剩債務；而聶遲亦斃於其瘋院。大戰之後，所謂國聯盟約，九國協約，非戰公約，亦皆等於空虛。惟基督所立之盟約，協約，公約，皆是以愛為前提，以饒恕為手續，以不報復為條件。此皆五旬節之新政策也。

常言說得好：『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又說：『以火止火，其火愈烈；以水止水，其水愈潰。』

。』近世之言，多以武力統一，或思以武力止爭，而不知其結果，越發變本加厲。惟有釜底抽薪之法，以善勝惡，以愛止爭，方能有效。蓋彼既與你爲仇，除以愛勝之，使其回頭，變爲朋友，再無他法止息爭端也。這就是福音之凱歌。這就是新靈之能力。當歐洲大戰開始之時，有一印度教徒，向一歐洲教徒說：『你們基督徒當以巴格瓦特基塔爲你們的聖經，因爲那本書是爲爭戰勝利而作的。我們印度教徒，應以新約爲聖經，因那本書是以愛勝世界而作的。兩相調劑，便成善果。』其意歐洲人既有新約，便不當戰爭；我印度有巴格瓦特基塔竟如此式微，豈非太偏。其言甚帶諷意。

在奧京維那城中，有一大堂。此堂當歐戰破裂之時，曾簽哀的米敦書於其中。簽完之後，即送至賽國導火線之處。兩國從此成爲敵國矣。大戰五年，各無所獲。回想當年，甚覺頭痛。乃瞻大堂，不忍入內。今此堂仍如魯靈光殿，巋然獨存。惟其中之桌椅陳設，懸罍鋪張，皆呈凌亂；積塵寸餘，無人掃除。當年固一威武雄壯，全國仰望之大堂也；而今安在。蓋愛爲吾人之自由空氣。仇恨如各樣酸質。空氣滿了酸質，萬物必被蝕壞。從前有一個回教人向我說：『你們的經，是以愛勝仇；我們的經，是以刀流血。照字面而言，你們的經勝於我們的經。但你們

基督徒顯出甚麼榜樣，是以愛勝仇呢。」我當時無語可說，羞慚無地。又有一次我坐於將死的一老於傳教者之旁。乃我傳道至友。他向我訴說他之行傳甚詳。我即言曰：「爾尙忘爾如何勝過那廟祝布加雷之佳事。」該老人以慘笑之聲應之曰：「予既已忘之矣。」究竟該老傳教者，與廟祝布加雷有何淵源。今無妨詳細說明之。原來印度教有所謂阿爾雅撒馬濟斯德派者。其信仰有似於基督教。有一日該教徒在廟中相聚，計議欲破壞吾等傳道之工作。事爲該廟祝布加雷所聞。於是暗來窺探吾人動作。以爲當彼等來騷擾時，吾人必勃然大怒，與之抵抗。彼可從中取利：否亦坐山看虎鬥，非常熱鬧。誰知彼等來到，先以塵土撒於老友之頭。老友卽速將塵土揮下，復心平氣和，與他們講論基督大道。夫施塵土於尊者之頭，乃爲大不敬之事。今尊者不怒，反揮土而與之講論基督。此非以愛勝敵之好榜樣乎。廟祝布加雷至此，乃恍然大悟基督教之愛力決非自人之智慧而來。於是皈依基督。今爲我們的和合工友。人爲基督所化，全身是基督：言談行事，無一不是基督；與基督相忘，宜乎其行事亦不記得也。

在印度教會中有許多類於此情節之案件，可以戰勝一切不義之事。有一法律家信道受洗之後，橫遭逼迫。其親友侵奪其許多財產，彼亦置之不問。未幾親友因分贖不均，請此律師爲之處

分。此律師復爲公平之處分，衆人咸服。律師乃向衆人聲明以後不再干與分贖之事。衆人齊聲呼曰：『你是律師最公正之人，如何能令人捨棄。』此後衆人之贖，隨手而空；律師之名，與日俱進。到底是誰得勝，請細評之；誰能支配宇宙，亦請細思之。今之基督教國家，常有欲以權力保教者。但耶穌終未有此分付。記得在耶路撒冷會議之時，亦留題到此議案：傳教士及傳教士之產業，可否請各政府保護。自始至終，余反對以兵力保教。因余有余之兵力，卽是善意的愛心。若用物質兵力，是自己情願丟棄神性兵力，至終必定失敗。五旬節就是強權。此強權之元素，就是饒恕人，愛仇敵；以善勝惡，以愛勝憎，以十架勝世界。

第二十章 五旬節與團結

福音之原意，乃是使世人合而爲一，如一家弟兄；不再生仇恨觀念，不再有敵對行爲。但以後之傳福音者，輒以己意分門別戶，結黨分爭，各守偏見，各呈私意。故一人一義，十人十義，分裂又分裂，乃呈險象，以至滅亡。五旬節之精義，不是如此。乃是打破各人中心，一同歸向基督，生大力量，驅使萬物。但此種團結，不在外表之形式，而在內部之精誠。察人所以不能團結之理由，卽因宗派意見之不同，嫉妬陷害之劇烈，勢不兩立之關鎖；因而各據勢力，各

據理由，以求社會之歡迎。此誠可悲之事也。

在五旬節以前，耶穌與門徒尙聚集工作之時，耶穌常與彼等作靜默之禱告。所禱告之語詞，雖不可聞，然觀於後文所敘，知必爲聯結問題。而此聯結問題之樞要原子，即是耶穌自身。能以耶穌爲中心，即可團結而生大力。但認識此團結之中心，又是一最難問題。故開口問門徒說：『衆人說我是何人。』聽罷衆人之言，無一是者。乃又問之曰：『你們說我是何人。』彼得脫口而出說：『是上帝的基督。』倘彼得所答，乃是從心坎裏說的，彼自身先認得真確；即使衆門徒不十分明瞭，亦可以愛心勸說，使大衆深明其理。乃竟不出此。彼得自身朦朧，衆人更加糊塗，致起爭論，誰將爲大。耶穌不得已又警告之曰：『欲從我者必背十字架。』又曰：『救其生命者必喪生命；爲我喪其生命者，必得生命。』曰十架，曰生命，卽顯耶穌的中心，是十字架，是愛，是犧牲，是服務，是卑謙，是受苦，是忍辱；欲要得着耶穌，必受以上之困難，方可承受生命，發大力量，驅使萬物。此雖耶穌之難問，亦緊要之理也。

但是門徒不明此理。故耶穌又帶三人上山。在山上顯出異像，依着三聖談論之話，警示他們。三聖之言，無非十字架。耶穌對着十字架，臉上放光，身白如雪，以示犧牲中心所生之榮耀。

。但三人仍不明白。於是下山驅一邪鬼，爲門徒所不能驅者。門徒正在驚訝，耶穌趁此時機又告訴他們說：『你們要把這些話存在耳中：』就是『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裏。』這個交字，乃是自動的交法；不是戰敗俘擄，引渡罪犯的交法。而此時門徒猶自持其固有觀念，大事紛爭，彼此傾軋，到底得不着耶穌的中心。可恨亦可憐也。

他們既不明白此中真理，然而亦不敢問：不問更不明白。於是仍守其自矜態度，驕傲自是，彼此紛爭，彼此嫉妬。於是耶穌又領過一個小孩，使之立於當中。衆人眼光齊明，視此小子，不過卑污下賤，無人過問；形同奴隸之子，那有大人之尊。而耶穌卻藉此小子，講了一番大道理。其理若何：卽『欲前必自後，欲大必自小，欲主必自奴，欲尊必自卑，』之驚人大道。保羅與哥林多人第一封書明明說過教友分等：『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第四是行異能者，第五是醫病的，第六是助手，第七是治理事務者，第八是說方言者。』門徒所爭者，不是使徒職分，乃是治理事務者。不求一等使徒，而求七品小官，其愚真不可及。是其自矜之心，有如異邦之野蠻組織，而非如耶穌自攜之心乃是真正天國中之組織。

自矜之心而生自持之力：固執已見，不肯從同。而與耶穌自攜之心，乃至冰炭不投，格格不

能相入。於是乃生隔膜，不明真理。此門徒之第一步錯誤也。其第二步錯誤，乃在不知小大之由，前後之分。耶穌說：『你們中間所以爲最小的，這人便爲大。』此種見解，門徒更不能明瞭。只知分門別戶，意見相爭。甚至鬼在人心，不能驅逐，使人徒受痛苦，亦不改變方針，合衷共濟。而馬太福音記耶穌責備門徒信心太小。必用禁食禱告之法，始能驅逐。所謂信心小，即彼等自矜之心，而分信心之力也。所謂禁食禱告，卽示門徒不能卑以自牧，彼此認罪，悲切相愛，以求耶穌在其心中爲主也。所以耶穌說：『保全生命者，必失喪生命。』現在各處教會林立，信仰不一，名目繁多，究其原因，皆是各派矜持太過，不肯放鬆，致基督精義，不能表現。不與同心，反相攻打，故生分裂現象。其實五旬節之原意，不是如此。

自矜之心，生於自私偏見。致門徒中間意見不同，乃生紛爭。其始個人與個人相爭；其後結黨營私，分門別戶。如猶大爲一黨，雅各約翰爲一黨，其餘又組成第三黨。黨爭不息，內容乃亂。未幾自撒馬利亞經過上耶路撒冷，撒人因信仰不同，不肯招待。氣壞了猶大族的約翰，要想將以色列族從天降火，以燬滅之。是同族之人，因結黨之故，不惜殺人自逞。久之乃家與家，國與國，以彼此傾滅爲快。自矜之心，其禍患如此之大，可不懼哉。今之以雷火，硝火，硫

火，綠火，燐火，鎊火，炭火，彼此相燬滅者，皆染有約翰之思想，以攫取權利，以解決紛爭。其去基督之心遠矣。

基督之心，乃是自撓，自謙。自怨，自從；不是自矜，自持，自暴，自棄。基督的心裏是十字架，是苦難，是服務，是僕人，是恥辱。以此改變個性。由個性改變他性，以至於族性，國性。其性皆同，其人皆一。這就是五旬節的原義。所以基督心裏的十字架，乃是勸人和睦的工具。有了十字架，世界民族，皆能合一。不再分族，不再分國，不再分教，乃是一家，一人，一肢體，一信仰。這種就是十字架的妙義。五旬節以十字架為中心，豎立大旗，引領萬民，齊來歸服。彼得一受五旬節之聖靈，便與同人泯除平日意見，與十一個門徒一齊站立。無非彼得說話領頭，其實非彼得一人之言也。其先門徒，衣食不足，終夜打魚，一無所獲。至此衆人將所賣田產之銀，皆放於使徒脚前，一無所缺。靈性歸一，資產不分；彼此有餘，彼此無爭。以視五旬節以前站於該撒腓力比郊外時之情況之態度，奚啻天淵之判。

故五旬節之後，不第個人須求團結，卽大衆團體，更須求團結，以冀成就大功。故保羅切心呼叫說：『弟兄們哪，我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可

分黨，只要一様的心思，一様の意見，全然和合。因為革來家裏的人，曾對我題起弟兄們來說：「你們中間有紛爭。我的意思，是為你們各人說：『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的，我是屬磯法的，我是屬基督的。』」基督是分開的嗎。保羅為你們釘十字架嗎。你們奉保羅的名受洗嗎。』保羅之言，甚是厲害。叫他們都以基督為中心點，不可分開：就是不可將基督分開，亦不可將自己團體分開。故今之組黨呼號，若不以基督為中心，必至作到肉慾之結合，同歸於盡。秋天的葉子，雖仍在樹枝牽罣，但冬風一吹，必皆落地。新漿繼續，來春復活。我們的團體，若不以基督為中心，如同葉子，已經斷漿，經風一吹，必定落地。惟有預備春天的新漿，可以復生。試看約翰在五旬節前所痛恨，欲以天火燒燬的撒馬利亞人，到五旬節後，腓力又往該處講道，彼等同心合意，大有歡喜。不似從前之仇視，驅逐，怒目相看矣。及至彼得約翰到了那裏，以手按首，便有聖靈。此約翰即彼約翰。相隔不久，以前所作，未必健忘。乃不第約翰前後竟若兩人，即撒馬利亞各團體，亦不似從前之歧視矣。而彼得與哥尼流施洗之後，即作見證說：『上帝既然給他們恩賜，像在我們信主耶穌基督的時候給了我們一樣，我是誰，能攔阻上帝呢。』其口吻完全與五旬節前之音調不同。可知欲尋找團結之妙訣，就是基督。

大不列顛之族類不同，言語不同。然而共戴一個君主，合而爲一，即可列爲第一強國。全球教會，雖分許多黨會，然只信仰一位基督，即可合而爲一。基督爲真教中心，如目光四射，無處不被其照耀。印度國有娶新婦者，於夜間迎娶時，燭火四澈，天空晶明，照在新婦轎上，五光十色，燦爛揚揮；而新婦之榮耀，亦生平破題兒第一遭；其心之榮幸暢快，可以想見。我們與基督合而爲一，其靈恩之光，有甚於燭火者幾千萬倍；而我心之榮幸，當亦不祇新婦之耀艷爭彩也。美國有一女郎，欲將美國各邦模型玩具，湊成完全地圖。但試之數次，皆不成功。而於心煩慮亂之時，忽反轉之，見背面有國父佐治華盛頓之肖像。於是依肖像之位置，排列之。肖像完成，復反而視之，則美國各邦之地圖成矣。吾人欲將各政治，各教理，各教義，合而爲一，除將基督爲中心肖像，恐盡畢生之力，亦不能成功。明乎此，則知團結爲必要之物，而基督實團結之中心也。

第二十一章 五旬節與道德

以普通之眼光而論，似乎要得着聖靈的改化，必須爲才能中的翹楚，道德中的麟鳳，始能配受其能力。至於僮頭僕夫，牛馬，奔走之類，初不易望其項背。不第如此，卽印度全國所仰望

之大人物，亦恆具此觀念，越發使救贖之真理，不易顯明。如佛教門徒常揚言曰：『誰曾親面見過我婆拉曼。』甘地亦嘗自言曰：『我雖未見過上帝，亦不認識上帝，但我已使世界上之信仰，歸向上帝，一如我之信仰。』印度總理曾爲我會之主席，引證波斯詩人之言曰：『我生如行舟，放洋尋上帝；終生去不回，伊誰達目的。』以上皆大偉人，大宗教家之言也。其言猶如此愉快迷離，一無所得。何況普通之人，道德不高，才能不厚，智識不足，文章不成，豈非更無希望。但是彼得卻用驚人語告大衆曰：『你們各人應當悔過，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神。因爲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就是凡主我們的上帝所召來的。』可知人類不論聖賢豪傑，痴愚侏儒，不要計其功德，量其才能，只要悔改，便可得救。上帝大開方便之門，使人人皆有得聖靈之機會，以更正補足其道德。則其自有之本身道德，誠不足與於序齒之列。彼得所超度的大衆，就是釘耶穌之大衆。觀其後聽彼得之言，心如刀刺，便知其故。上帝爲這等人先造得救之機會。請問這等人有甚麼功德，配受聖靈之恩賜呢。但彼得卻毫無拘束毫不猶夷的向大衆宣布這得救的福音了。故可知基督宗教已解放一切凡道德不設資格不合者，均可受聖靈而使之有效。

能阻隔聖靈不受其恩賜者，並非因才能之薄弱，實因道德之卑下。而道德之源頭，卻在內部。故內部不清潔，實受聖靈之大障礙。在孟加拉有一婦人，向我之朋友說：『我心中甚是愁煩，可惜無法祛盡。』其所以無法去盡，即因不靠耶穌。從前西門向彼得獻金，欲買聖靈之恩賜，彼得責其心術不正，且言其與此救恩之道，無分無關。然而猶給他機會，叫他懊悔。因為他正在艱苦之中，被罪惡捆綁。何謂心術不正，就是不清潔，滿腹污穢，聖靈不能進入其心，所以纔如在苦膽之中；被蝨蟲樣的罪惡捆綁，不得解放，不能自由。如此程度，可謂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然而還有法子可以挽回：就是懊悔，可以有救。可知人只恃功德善行，絕對不能受聖靈而有得救的盼望。他的功德善行，在上帝眼中，只成了苦膽蝨蟲。只要悔改，便受聖靈，便可重生，如水洗淨，如火焚燒。其去污之力，不在污穢之本身，而在其肯受聖靈之洗否也。長癩的人說：『我願意潔淨。』事就如願而成了。在印度阿釋來沐派有一熱心教徒，八個月之內，下帷契神，足不出戶。忽有所悟，向余自敘曰：『靠信得救，乃是幸福；信心並非由己而生，乃是上帝所賜。』聽彼所言，知其確已悔改，得着聖靈之恩賜。因為不是我們尋求上帝，乃是上帝尋求我們，與我們和好。在我們一方面，就是願意不願意的問題。如果願意，祂就來了。

在印度國有一著名之女聖徒，名潘第他拉瑪拜，一次至英國參觀，欲得一改良社會之法，以救印度之社會。有一天走到一極污卑之陋巷中，見有許多光榮慈善之婦人，在內工作。心甚異之。及至訪問，乃知此種婦人，先爲不潔之行，後被人救援改善，今又來救其同類，同歸於善。於是潘女士大受感動，回至印度，作一熱誠之基督徒。因其深信惟活基督，可以改善人之品行。活基督距爾不遠，卽在你的心裏，不必萬里跋涉，始可遇見也。

彼得於五旬節講道之時，連自己也受感動，得着重生。回想在五旬節以前，彼得與其餘十一個門徒，不是這般態度。可知作基督徒，也有時間性的。工夫一步高一步，一步難一步。到五旬節劈髻登山，已到絕頂，晴光大來，清風盪臆，快活之極。吾嘗言人受聖靈有三大工夫：第一步卽自山麓向山腰爬沙之時，勇氣方盛，險陀迤邐，山院景秀，林木蓊翁，攜伴歌詠，漸入佳境。第二步乃行至高原，空氣緊閉，危巖下垂，魔樹蟠龍蛇，怪石踞虎狼，鳥道不通，猿徑橫斷，行人至此，窮途淚乾。第三步乃至臺地，南望好望角，不覺絕望，近觀喜瑪拉，喜從何來：一失足成千古恨，跌到深谷魂不知。然而果能升到臺地，凡事自由，無所拘束；如登極樂之國，如駕萬里之雲，亦極美之妙意也。故羅馬第七章可代表律法之險惡，誠爲聖徒第二步歷

程盤旋高原之時。羅馬第八章可代表基督之勝利，即是聖徒第三步歷程，優游台地，無限天機，無入而不自得之景象。彼得之在五旬節，卽其第三步工夫也。

昔日行船通過巴拿瑪海峽時，必須先由滿平線進入第一閘浜。然後進水，水長船高，至三十五呎，然後進第二閘浜。由此一閘復一閘，繼長增高，船乃駛入蓋特木湖中。總算絕頂。吾人受聖靈工作，亦是如此。必須盈科而後進，慮勝而後獲。聖靈之活水，由漸而增；吾人之工作，由漸而大。此一定事實也。惟船增高由於水滿，而水之來源，乃由於閘底水管，不時激射；水盈船浮。自在流行。此源頭活水，乃來自高壓。故吾人受聖靈而有活動力，亦由靈源壓力，繼續不斷，繼長增高，一步一步，卽升湖頂。

雖然，船至巴拿瑪，必須重價，始能得水。若不重價，只可攔淺。但上帝之聖靈，是絕無代價，白白賜人。只要你心裏有誠意，及暗中之保障。誠意爲希求 保障不失望如迦南之婦人，血漏之婦人，卽

可白得恩賜，毫無價值。但得之而不用，用之而不當，亦非所宜。昔有一窮人，得一匯票，兌現卽成富翁。乃竟鑲之框中，懸之牆上。只輸感謝之心，並無應用之意，其貧窮必至於餓死而已。我們守着聖靈，竟無能力，爲主作證，豈非匯票懸壁，竹槓投海之類歟。

聖靈的恩賜，既可白白得來，那麼我們的行爲，就可以放鬆，不必注意了。有聖靈更正補足，何必我們費心呢。其實不然。美國哲學家亨利雅各說：『經驗的價值，即由哲學的理性判斷之，以視其知識上之光榮，及行爲上之利益。』行爲上之利益，即其知識上之光榮，知行合一之力也。因其行爲之有益於世界，故世人皆崇拜其知識之普照。有如大日，聖潔光照，指導前路。故聖靈之名，以聖名始，以靈殿後。其性爲潔，其功至靈。故曰聖靈。缺少聖靈，即枯乾而死，全無所用。不觀亞拿尼亞之私心賣田，謊言捐助，其外表雖曰行善，但心裏缺少活水。涓涓滴滴，催之不起，船終至攔淺，毫無所用，以至破壞而已。故受聖靈，乃是事實，並非理論。乃是獨內，不是公外。獨內一受聖靈，善根萌芽，聖潔發旺，自有公外之工夫。徒求公外之形式，無濟於事也。

反之，聖靈的力量，乃是自外而至，非由內部自生。昔余立於喜瑪拉山下，見山上積雪，千古皚然。遙望三萬尺，不覺一片心。低頭視余足下，有一污水坑，鄉水漬穢之所也。余即向坑水發偈語曰：『一樣水原性，高低不同情；高者潔而白，低者穢而腥；由腥變高潔，只在日光行；日光照污水，水汽復上升；遇冷變爲雪，照眼千古明。』可爲聖靈重生咏也。

第二十二章 五旬節與聖功

自五旬節現象觀之，不過一霎時之工作，轉眼成空，再無第二次之表顯。但自其永久性觀之，有兩種事實，不能滅沒。第一種事實，可讀行傳十五章八九節之言：『知道人心的上帝，也爲他們作了見證；賜聖靈給他，正如給我們一樣；又藉着信潔淨了他們的心，並不分他們我們。』這一段話，乃是說明聖靈的普通性；就是潔淨人心，不分彼此，凡是人類，必須由靈重生，而見天國。此尼哥底母氏之聲聞天道也。第二種事實，可讀行傳一章八節之言：『但聖靈降在你們身上的時候，你們就要得着能力；並且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這是聖靈的特別功能，以宣傳真道，選召門徒，網羅人民，建立天國爲目的。前者屬於個人成聖，後者屬於天國功能。此兩種事實，永遠不息，直到此世紀之末，萬事成就爲止。

聖靈之兩種功用，乃建設天國必需之要素：一是自己成聖，一是濟世救人。論到自己成聖，卻有內外二方面。而內面工夫，尤重於外面。因外面屬於肉體，物質傳染，終是有限。內面爲心情作用，蓄意計畫。外面之不潔，固當洗淨，內面之不潔，不易成功。如蕩子在外，宿娼嫖妓，浪費貲財，雖屬可惡，然不過損德促壽，自作自受。而於其回鄉之時，父親歡然接收，而

其大哥則因嫉妬，竟不入席，致使一家人爲之不樂。其阻礙聖功之力，視小兒子尤凶且猛。現今教會中有許多大聖者，大尊者，亦時鬧意見。各據原理分門別戶，以阻礙上帝工作。故潔淨外面之事輕，潔淨內面之事重。自私自利之心，尤爲聖功之毒。所以印度教說：『羨被荷芙渠，清潔出污泥；一旦根柢朽，過者皆掩鼻。』這就是說，若是教會的聖者生了嫉妬的心，拒受聖靈的工作，還不如吃喝嫖賭之人有香味可聞耳。

五旬節乃清潔個人心中之罪者。如人人今日能清潔個人心中之罪，那就是五旬節的延長之生命。但是清潔心中之罪，還是不足五旬節之要求。還要與聖靈同住，爲基督作見證。我們所得聖靈的能力，乃是事實上的能力，不是字典上的能力，但以講解爲能事，不以實驗爲工夫。所以能力乃是得勝，乃是爲主。不實行不能得勝，不實行不能爲主。我有一個律師朋友，他一次要預備在禮拜堂內講道的稿子，他的小女兒在眼前擾亂，請求父親與之一塊玩耍。但父親不允。小女兒說：『這個還用預備嗎。告訴他們耶穌的事就完了。』所以多說費話，少作見證，就是我們的弱點。如同燈不放在燈台上，放在斗底下。斗乃作商業用的器物。放在斗底下，就是把基督的道理，放在商業勢力之下，當買賣作了，按工索價，缺少靈力，毫不活潑，有何用處。

或者將燈放在器皿裏。器皿乃是婦人用的器具，爲日用所必需的東西。若是將燈放在此中，就是把基督的這理，當作日常生活的一種消耗品。反把真實的道理遮蔽住了。若是放在床底下，更是惡劣。床乃人在黑夜入寢，大被蒙頭，無知無覺，污穢醜陋的東西。若將基督的真理藏在這裏，就是自取消滅。而且把燈的用處，完全被你污穢。此人後患，是何等的慘敗呢。聖經上又說，不可把你的亮光放在地窖裏頭。兩國交戰，或土匪搶劫，懼有損失，多將其寶貝，藏於地窖，不使人知。若將基督的光，藏在地窖裏頭，使許多人不能得其益處，正如領一千兩銀子的僕人，自私自利，將牠藏於地裏，將來的刑罰，必不能免。

聖靈的功能，不可視同一種威權。如西門之思欲以金錢收買，成爲自己的專利品，而求自己的榮耀。此乃上帝的意旨。欲有應用，必定賜與。故第一要緊的，就是先與上帝交通。與上帝聯爲一體，始能有效。上帝是聖潔的，人必聖潔，始能與上帝聯合。所以八福第六種說：『清心的人福矣，因其必得見上帝。』清心此言單純。人心單純，毫無玷染，就是上帝的殿。內中儲大力，外面必生大效。上帝如同大江，汪洋浩瀚。我們如同沼澤灌溉滋生。我之心田，如同沼澤。上帝能力，如同大江。沼澤與大江相接，必分其惠。人與上帝隔絕，乃生危險。歷史家

紀本著史，論到羅馬皇帝蓋聯諾司說：『彼是科學家，演說家，文學家，種植家，烹飪家，可惜不是政治家，而作皇帝。』我們作基督徒，也是樣樣通。可惜不與上帝交通，就算是一竅不通，豈不可惜。常有人言：『淺學者恆多詭辯，善耐者每多冷靜。』其心中一無所有，惟恐人不知其所有。其心中明是奸險，惟恐人識其殘冷。保羅專務於傳道，我們卻務廣而荒。

所以我們應當收回放心，集中上帝，以乞無限靈驗，施行大地。如電線之二極相接，自生電流，即顯工作。耶穌臨別贈言，向門徒說：『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這個時候，就可直接向上帝祈求，上帝仿佛聽了你的分付，爲你成就。若我們將我們的電線，不接在總電門上，只接在局部小鑰匙上，所得的電力，必是有限。看五旬節的舉動，當時就是使全世界翻過來，也是易事。因爲聖靈的能力，就是改良全世界的。司吹德曾說：『聖靈之力，透過我心。』夫透過心坎，不過顯示其力之大。然而將心透過，如鎗彈透過人身，仍無所用。若聖靈住在人心的正中，則心即上帝之殿，那就有用了。總之，聖靈之功，第一是清潔人心。第二是宣傳大道。然而不能清潔本心，即不能宣傳主教，改良世界。故五旬節乃是八福訓之實踐結果。

植物中有所謂虎耳草者。根入磐石之裂縫，日久年深，則磐石即被其漲破，崩潰頽廢，不復崢嶸。昔在羅馬國穿斯灼丹地方有一大城，名邁拉西。此城之富庶，居全國之冠。其富庶之由，即因其中多香料商賈，販買亞拉伯香料，至此城賣與燒香拜廟之人。因此城廟宇很多。後因基督教宣傳入內，人民多拜上帝，燒香之風止息。而此大城，遂成荒涼之區。當保羅傳教以弗所時，銀匠底米丟因欲保其營業，曾掀弄大風潮。若非該城之官，當場彈壓，保羅豈非遇難。

蘇格蘭有大演說家查母爾，善引人歸主。以西乃十誠，驚人犯罪。凡聽其演講者，皆受感化。羣呼之爲大查母爾。竟忘其演說之精義。查氏甚悲之。乃求主幫助。其後忽得聖靈源頭，重上演說臺。聽講者乃真受感動，悔改其罪。不似從前之只傳揚查氏之名，乃傳揚查氏之道矣。故人必在上帝前正式投降，要宣傳上帝，不是宣傳自己，方能得着聖靈。余在印度見有以桔槔吸水灌田者，其力甚勞，所得無幾。但上帝以緩慢之日光，將水提於雲中，大雨千里，萬民頌恩。可以想見靈恩之力矣。故五旬節留下兩種工作，直到如今，未嘗止息。其一即聖潔之個人生命。其二即聖潔之人人生命。先求個人爲聖，然後由聖靈之力，使人人爲聖。曾有人問一傳教者，爲何不吸烟。該傳道者應之曰：『吸烟有傷於個人健康，其事尙小。若因此而惹人厭惡』

，不願聽基督之道，此誠可愛慮者。』故聖靈之在人心，有兩樣工作。第一是自己防廢，豫備成聖。第二是接收見證，使人感化。

第二十三章 五旬節與奇妙神蹟

五旬節對於人生之觀念及解釋，有許多奧妙，爲口舌所難述，筆墨所難描。且有時爲思想所不及料，精神所未及防，完全自空中下降，如天風雲雨，萬木向榮，高山流水，花草噴香也者之神機。此景象濼洄於余之心腦中，已非朝夕。一日余問一中國女教員曰：『察是基督徒嗎。』她於是面向窗外，遙山近水，大象無窮，乃以緩慢之口，熟誠之心，回答我說：『欲成基督徒，乃一奇妙之事也。』余聽其言，甚受同樣之感動。因人生是以基督爲中心。而基督之生活素，在我心裏，潛移默化於不知不覺之中，長成基督之身量及人格，真如「萬木向榮花草噴香」之生活於大地之上，而不自知其生活之若何如斯也。故基督爲生活之門；欲明其理，且又甚難。此所以爲奇妙耳。

蓋人生如行舟，其中必有駕駛之人，在澎湃浩淼之中，指引前路，直照燈塔之光，方能誕登道岸。昔有一印度人，觀看余室中之耶穌油畫。畫爲丹國名家萊木布爛德所給。中繪耶穌之面

，榮光四射，耀暉晶明。四圍包以黑雲，不可捉摸，於是其心中憬有所悟。言曰：『榮光四射者，耶穌之真面目；黑雲包圍者，世界之苦迷夢。』余聽其言，大受感動。我之小生活，即以耶穌之面爲中心。但求榮光四照，令住在黑暗中者速速棄暗就光，皆以耶穌爲中心。則大世界全體同化，免去沉淪，升入樂園，是乃所望。

基督之榮光，生於十字架。在世人之十字架爲苦難，在耶穌之十字架爲犧牲。犧牲乃由慈愛而來。上帝爲慈愛之心，上帝就是慈愛。故人只見畫中耶穌之面，而不知耶穌之面之背後，尚有十字架之背景。而此背景十字架之背後又有上帝爲之背景。由此我的小生活之中心，有一愛之素爲之撥動機關，欲動生長，顯出耶穌之真面目。而愛之分析，消極的爲担当罪名，忍受苦難；積極的爲洗淨罪惡，復活重生。免去一切嫉妬，仇恨，暴怒，凶殺，邪淫，污穢。得着公義，和平，慈祥，快樂，改善，進步。

故五旬節之形式，實有奇妙之精義，存於其中。此精義視復活節尤爲緊要。以五旬節之精義而透視之，其中包含所有層次，已如前文漸次顯露，故吾人只以畫中死像觀之，不見其中精義。髣髴連續之影片，忽中止於十字架下，而不見其背後之慈愛上帝。其中危險不第將基督於留

於架上永遠懸掛，即吾之心亦將永遠痛悔，切齒哀哭，黑雲迷漫，寒氣冷峭，以至死亡。故人爲基督徒之奇妙，乃如活動電影，不第抽片前進，且亦具體現實，成爲歷史的事實，成爲實質的經驗。耶穌是活基督，在我心爐中催動機器，向前移動，具體實現，爲真實生命之源。可以改變自己品格，可以改良世界之進化，其奇妙乃至不可言喻。

一次有一印度人甚覺愁煩。余問其故。彼乃於失意之中言曰：『因我尚未尋得着神。』人尋不得耶穌，誠不足怪。在黑雲迷漫之中，呆板圖書之下，只見外表，不見內心，其不知耶穌之所在也事雖可憫，正足以見人尋得耶穌，非由己力之鑽擊，可以達到。必由耶穌之憐憫，撥荆棘，攀山巖，各處尋找，多方招呼，始能尋見。耶穌說：『凡尋找的就尋見。』是人有尋找耶穌之心，極力哀號。然後耶穌聆聲而至，以施救援。此所謂尋見之真義。非人於失迷之後，自具大聰明，獨施大能力，挽既倒之狂瀾，破陰翳之恐怖，斬荆棘，刊榛莽，然後發見大道，直到美宮，而見得耶穌也。故人欲尋得耶穌，何用費心，更無喪志；只須祈求，就必得着。

有一傳教女士向被感化之印度人說：『今雖悔改尋求上帝，但勿欣幸已經得着。』因尋得上帝，亦非一蹴可及。得着之後，尙有一分艱難，一分工作。一切經驗，一切知足，完全充滿，

然後心滿意足，可生悅樂。故欣幸二字，乃完全自由之表顯，非重生工夫之經歷。生命活水，自在源頭，鱣鱉巨艦，自在游行，方是歡欣高興之時。故福音乃是救世樂趣。其樂趣非自肉體而求，實由精神而至。昔羅馬第一世紀主教克立門曾言：『聖靈者，歡喜之神也。』彼蓋認定人受聖靈認罪之後，便得重生。其光明的生活，及高興的增長，實有快樂神在內歆動。斷無多愁多病，可以發旺生長者。多愁損其神，多病促其壽，可斷言也。昔有一印度人曰：『基督之力與我心相應，乃生感動。』其意即我之心與基督之心如共鳴之器，彼此相協，然後發音。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方生調和之樂，而有琴瑟之友。此中趣味，實有妙不可言之景象，不可為外人道也。

十七世紀時，有一青年算學家，名巴斯克者。曾著圓錐曲線學，法人也。虔心信仰，超躋儕輩。惜天不假年，卒時方三十六歲。死後於其胸前衣內，搜得標語如下：『確，火，樂，妥。』確者，確定無疑之謂。火者，聖靈清潔之意。樂者，充滿知足之心。妥者，平安妥協之志。可知其平日造就之深也。又有標偈云：『我已忘全世，惟有主耶穌；全世不認主，惟我知之深。快樂！快樂！快樂！流淚之快樂。耶穌！耶穌！昔日我曾棄之！釘之。今已懊悔，完全歸向，』

承認他爲我之救主！』從此言語可知巴氏已得着基督之快活矣。又有一內革羅婦人，當牧師初揭開聖經時，婦人卽大聲呼喊：『哈喇啞，榮耀歸主。』旁坐之人，禁其呼喊。彼越發呼喊如前。且言：『我不由自主，滿充靈力。』此種情況，在早期教會中，已數見不鮮。猶憶使徒被拉到當官面前，衆官僚以權勢威嚇之，不許奉基督之名傳教，且重責之，使其皮肉受苦，以警其餘。然而彼等回來，甚是快樂。『因爲他們算是配爲這名受辱。』從此越發放心大胆，在殿在家，不住教訓人，宣傳耶穌是基督。而行傳四章之末，且記其禱告之語，讚美之詞，上感天庭。聚會之地，忽然震動。蓋五旬節不斷在他們中間顯現；而使徒鬚鬚是以五旬節爲生命之人也。

此種快樂，非物質之獲，乃無價之寶。此快樂乃由辛苦而來，不辛苦不能得此快樂。耶穌爲我們的罪，辛苦艱難，備嘗之矣。勞苦休息，乃生快樂。其快樂乃由自然而生，非復勉強，亦不可遏止。以憂變樂，以苦變甜。故美之哲學家言：『治病非去病，乃是化病爲愈。乃變其毒，化爲有用，以益生活。』聖靈之功，亦是如此。心絃橫豎張，其苦更難言。然而風來絃鳴，錚錚動聽，如哀歐琳之幽揚宛轉，使人入神，乃見樂趣。其實處正是其苦處，而其苦處正所以

爲寶處也。

美哲學家遮米斯言曰：『辛，苦，艱，乃人生三寶。』蓋凡立體幾何，欲知其體量，必有長寬厚三量，方能知其總量。三者缺一不可。人欲求畢生真樂，亦須以辛苦艱三者構造而成。其單位愈長者其體積愈大，可謂正比例之積成。世人以肉體爲樂，所求之三寶，不過『妻財子祿』。所謂妻財，即是財產豐盛，妻亦財也。所謂祿，即是快樂安逸。所謂子，即是苗裔不絕。此三者皆世人所欲，正如華封三祝：『多福多壽多男』一樣的請願。但這樣的快樂，不能久長。惟獨上帝在我心裏所生無窮的真快樂，方是長久快樂。真快樂不是境遇。境遇恆拘束人的快樂。人能打破境遇，改變境遇，就是真快樂。從前有一位李夫人她有六個兒子。這個境遇，可謂好極了。以後山崩，六個兒子全被壓死。這個境遇，可謂壞極了。然而李夫人卻能將這壞境遇變成好境遇。說：『感謝上帝，因爲賞賜我這種憂患。』夫憂患爲人人所拒絕者，而李夫人則受之如素。非矯情也，隨遇而安也。觀其以後行爲之神力，即知其已得五旬節之精義。

即以我本身而言。初時常有批評余所行事者。余當時心如刀割，愁憤萬端。及至省察，乃得了安慰。常用『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之言自相慰藉。以後對於批評，乃受寵不驚，受辱不弊。

矣。我在奧京威尼斯城，嘗有一次演說。自由的流露出幾句話來說：『多年之內，我已背了我的十字架。但此時我那十字架已經被主提去。現在我又懇求我的主再賜給我一個十字架。』講完了之後，我的朋友向我說：『你再要一個十字架，乃是可怕的事情。』他的話誠然是對的。但是我若不向上帝再求一個十字架，那是更可怕了。長寬高可以成立體幾何。但長寬高再加透視，就成了超立體的模型了。所以我已完成了三元素，而求第四元素，使之成透視的立體模型，其艱辛常有不可言喻者。

自聖靈所得的快樂。是不可朽壞的。祂的神靈可以醫治我的病患。所以我求第四個元素，並不害怕。因為聖靈在我心裏成了一種新生命，如生力軍到了前敵。英國哲學家羅曼尼氏說：『人作事業若以快樂之心赴之，其所得之效果，比無快樂之心，勉強持久其工作者，極大且久。』因有快樂感情於其中者，正如機器膏油，減其磨阻。無快樂心者反是。人的身體，不因工作多而見衰老，恆因勉強壓迫憂鬱不快而見滅亡。有一神經學專家海德菲曾說：『神經與肉體同衰，思想與理智同滅。其意即生理的組織既消磨殆盡，精神亦隨之而亡，不可復用。我此次到印度，亦有人說我年紀老大，身體衰弱，不可復用。但彼等忘卻聖靈之重生。不第重生靈魂，

實亦重生身體。我身體之力，亦由靈力而加增，一如青年。在常人視爲神奇，在我視爲固然。有人論到快樂的果效很大，層層相關，如剝鱗片。即言：『快樂增加活動力。活動力愈大，所得的效果亦愈大。活動力愈大，自信力亦愈大。有了自信力，就有了主意。自信力與主意相合，而生極大之風化力。』由此可知內部之快活，可影響於體育能力，及靈育能力。

在喜瑪拉亞山麓之臺地，每逢春日，鄉村農人，羣出耕田。其激動工作之法，卽一人擊鼓，羣相應和，如管仲之山歌，荀子之成相。每日所作之工程，不啻倍蓰。我們基督徒對於工作，雖然甚苦，亦當如山農唱歌，以策工程，方是正經。一次有三位拉丁族之婦人，請我演講與彼等之學生聽。彼三人者，一位是無神黨，一位是神智家，一位是舊教徒。三人聽完之後，該無神黨婦人問我說：『我們所以請你來演講，不是要聽你的講話，乃是要聽你心裏的唱歌。因爲你說話之後韻，鬚髯是餘音繞梁，三日不去。蓋吾拉丁族固喜賞鑑美術者也。』其實我是真正說話，何嘗是唱歌。因有靈力，在內感動；其風力之協和，滋味之優美，有如音樂之錚鏗耳。一次我與一印度人談話。言：『我每逢跪禱覺着了基督，我就爬起來，恨不能將地球樓抱過來，與祂爭工作之份。』印人聞之大笑，拍掌稱慶。印度革新教有一傳教者，曾向我言：『你

們基督教有爲我教所無者：卽是快樂元素。』蓋彼等教義，甚是深厚；而其教規，亦有甚美者。可惜枯澀無味，絕無靈力，存於其中。故作來只是呆板。欲得神力，還是基督。基督之靈，施之人身，如醍醐灌頂，如楊枝洒心。其中趣味與致，實有不可言喻者。

現世之摩登派基督徒，只照儀式行事。如泥塑，如木雕。復回異邦敬拜，又趨矇瘖生活。全無生氣，一味冷靜。靈性之電火花，受其淬滅。生活之露水珠，被其搖落。如盪曠野之舟，如顛沙漠之船。然而彼反覺有趣，津津有味。故有一印度人向我說：『我最喜看你們基督徒做作瘋狂之樣。』不錯，我們基督徒，得着五旬節的聖靈，在世人看，就是瘋狂。因爲當初彼得受聖靈之時，衆人也是說他是新酒朝醉。醉酒與瘋狂，本無二致，何所責焉。基督徒與所謂宗教家，本非同根之物也。

有一次余在倫敦青年會，見過當初佐治偉廉發起青年會之底案。其總則顯名爲 Y. M. R. A. Young Man's Religious Association 『宗教青年會。』其後將宗教二字刪去，添上基督教三字。改爲 Y. M. C. A. Young Ma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基督教青年會。』則更見生活矣。

因離基督而講宗教，其宗教爲死物。因基督而講宗教，其宗教卽爲生物矣。故宗教爲虛位，基

督爲定名。不可襲而竊，亦不可錫而冒也。故離基督不可講宗教，而基督實宗教之基本元素；不容等量齊觀，亦不容摸稜兩可。宗教之內無十架，無十架之宗教，毫無價值。基督之內有十架，有十架之宗教然後爲寶。故人能成基督徒，誠奇異之事實也。

第二十四章 尋找基督之妙術

當初李楓蓀大衛有一句名言說：『調查完畢，即須開始工作。』因李大衛在菲洲爲開天荒之工作。必須先下調查工夫：悉其山川地理，曉其風土人情。一切詳細無遺，然後始能下手作傳道工夫。五旬節的命意，就是門徒平日對於耶穌已經考察明白；五旬節到了，就是實行工作開始之期。正如李大衛之先事調查，而後工作也。但此等工作，必須得着聖靈。若不得着聖靈，就是呆板，就是死僵。欲得聖靈，亦有妙法。就是同心合意，恆切禱告。禱告之條件：第一當與上帝接近。第二當自己供獻。第三當信靠不疑。第四當恆久適應。耶穌於升天之後，有一百二十人住在一個樓上，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禱告。除與上帝接近之外，他無所事。十日之長工夫，霎時經過。如火煉之鋼，密合無間。世事全忘，無我觀念，卽是自己供獻，如同投降，全由上帝作主。且完全託靠，毫無疑慮。如二金銜接，中間無雜物，以求兩下適應。然後親接

，卽生效力。如二線相接，自通電流。此卽得聖靈之緊要關鍵也。故欲求得聖靈，其手續並非武斷，乃是理性。不是欺詐，乃是誠實。不是勉強，乃是自然。由自然生出堅定的事實，發生緊密的效力。一人恆切，多人同心與上帝接近，就是第一步工夫。馬德約翰博士嘗說：『我走遍全球，凡看見聚靈恩會而得奮興之情況者，究其原因，都是由同心合意，恆切禱告而來。』今之聚會者，非不禱告。然只照單行事，形式聚會，如何得着聖靈。如同病人服藥，不求實際，只喫藥單，如何治病。尤可怪者，今之組織教會者，且有所禱委員會之佳名。使所禱之實效掌管在委員之手中，豈不是成了西門投資，包辦聖靈。

祈禱之力，如舟中之槳，不搖不行。馬丁路得之改良教會，亦恃其密室祈禱之力。余本身作事，卽是實驗。多祈多得，少祈少得。如算術之不差分毫，如化學之不可模糊。祈禱之時，將自己全部捨棄，一味親近上帝。非然者，與上帝隔離，便有莫大危險。耶穌白天傳道，行奇事之能力，全在晚上之靜默祈禱。萬物之動，恆由於靜處之能源。五旬節之能源，在僻靜之樓上。而僻靜之樓上，一百二十人，未有噪囂之聲，大概是靜默之祈禱。

所云第二步之情況，卽是自己供獻，自己投降，完全聽從主命。不是說項上帝，令之從我。

乃是屈服自己，歸向上帝。此一百二十人，以十日之工，同心合意，恆切禱告，大概有兩種事實，可以發生。第一是他們各人自己的靈性生活。凡有阻礙於與上帝親接之惡根性，必全求上帝爲之除掉。第二是衆人中間公共靈性生活。一致向上帝祈禱，不分彼此，各無私心。惟有同心合意，向上帝呼籲，彼此團結，如同一人。十日完畢，大都成熟，而五旬節之聖功乃見。在約翰福音所記，耶穌未升天之前，所以聖靈還不下臨者，因耶穌還未得榮耀。然而耶穌已經應許。一在十四章十四節。一在十五章七節。只要其能自供獻，與上帝合一，聖靈自然惠然肯來，動作萬事。

今再研究其第三步工夫。卽是信靠不疑。耶穌復活之後，向衆人吹一口氣。說：『你們接收聖靈。』此接收二字，乃主觀動詞。不是客觀動詞。不是你被口吹而接收。乃是自我而吹，自我而受。我不吹你固無所受，你不受我只等於虛吹。故有人以詩意味之曰：

信心是堅決之行爲；其能力

可將永遠之真理，變成事實。

耶穌已經應許門徒，如與上帝同在，凡所求者，必與成全。同在卽是信心的表現。如不同在，

卽有懷疑之心。如電線未接於代那木上，如何能有能力。故信心的力量，卽是與上帝彼此在內，便生永遠的功能，不是暫時的效果。

而且信心是不論資格的。不是說等你有了資格，配受聖靈，乃發效力。其資格卽在能信。不信卽無資格。是資格乃生於彼，而不生於此。昔有一貧人，衣服藍縷，飲食不足。有一富人，簽一支票與之。令其到銀行取錢，購衣買食。數日之後，其人仍如從前，在街乞討。富人見而問之。其人曰：『我至銀行時，見支款者皆鮮衣大帽，氣象軒昂，自顧形穢，不敢近前。是以未支，今猶乞兒也。』富人曰：『銀行之人，認識我之簽字。彼只以簽字而付款，豈有他故。爾不信故終無望也。』我們向上帝祈求，只靠耶穌。耶穌的十字架，就是資格。祈求時只須題到主耶穌的十字架爲證，上帝就要賜給聖靈。我自己有何資格，可以供獻。耶穌的十字架，是電門之鑰。手按其鑰，便有電來。電鑰卽資格，我手本無電也。

信心之表現，自其工作一方面言之，固顯其偉大之能力。而自其操守一方面觀之，卻顯莊嚴之態度。耶穌治病驅鬼，人只見其能力之大，而不知其態度之嚴。態度生於身分。彼自言：『若不禁食祈禱，不能驅此惡鬼。』而禁食祈禱，卽其態度之表現。故分付邪鬼離開人身之時，

其口氣其精神皆具嚴厲懇切之毅力。耶穌又言：『芥菜種之信心，能穀移山。』此亦非徒恃能力，實其態度使然。耶穌若不具造物之態度，連風和海，必不聽他。士基瓦的七個兒子，驅鬼受傷，即因其身分不合，態度不正也。亞力山大拿波崙皆一弱匹夫耳。然而驅使數百萬雄兵、攻討征伐，所向無敵者，皆其身分所呈之態度，有以使之然也。主人分付僕人，隨意指畫，傾刻成事。故信心所指，只有「是」字，並無「不」字；一切聽命，如話而成。

五旬節是有生機的。如同植物之根，在地中吸收滋養料，以生長其體。無聖靈之生活能力，如同樹根被刨，雖當時有殘漿流出，不久枯槁。我們祈禱之力，信心之根，是與主的磐石連合，得到隙中水分滋養；永遠生長，滿結果實。

第四件緊要之工夫，就是適應。適應的意思，就是調節神人間的情操，思想，意味，情趣。使兩下不生惡感，而有離間之心。如此則可長久合一，共同工作。故我的靈性生活，不但由於恩賜，且可自己生長。我有一友其先離開上帝，走入黑暗；但他記得耶穌有話說：『人能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因此他就回頭，尋求耶穌。自此以後，他就作成新生命，如同河邊樹，之枝葉茂盛。本來耶穌說話的意思，是帶時間問題的。乃是說：『人若喝我所賜之水，喝

之又喝，直到永遠。』於是上帝的水，是生命源頭，汨汨無窮。人能永遠喝之，其生命亦至無窮。無窮之意，不第是豎義，永遠常存；亦是橫義，發生無窮。如樹之盤根，繁衍廣大也。

總之，祈禱乃聖徒緊要工夫。自始至終，貫徹到底：警醒不倦，謹慎禱告。聖靈與我同在，不第得着安慰，而且凡事都能作，與上帝同工。我們所供獻者為志願，上帝所賜給者為能力。聽其分付，從其指導。我記得我定規初次傳道時，我的校長寄函與我曰：『照爾之才能，爾之出身，爾之鄉籍而論，似宜留校教讀，以盡義務，我信這也是上帝的意旨罷。』我的託靠的朋友，也給我信說：『我想上帝的意旨，是不准你出國，只在美國傳道。』但自差會來信說：『我們的意旨，是差你到印度傳道。』同時我受了這許多意旨，心煩慮亂，不知所從。於是走進屋內，向上帝呼籲說：『求主指示我眼前所當行的道途。我完全服從主命。』當時即由心裏確實的回答我說：『上印度去。』既得着回答，我即起膝作答，一定到印度工作。上帝保佑，諸事順利，大得盼望。記得英名人麥唐尼著小說名「法克內」，其中有名句曰：『這是實行你的信心。將上帝的旨意，付之實行，乃是人的事業。上帝揀選人，屬祂自己，必有大用。故被選者，不可不有準備。』我就取此幾句標語，為我終身的符號罷。

每人所受聖靈的恩賜，其工能不同。林前¹²:7。但是第一要緊的，就是合作。如同樂器，一孔一響，一鑰一音，合而奏之，甚是好聽。聖靈來不是叫我們齊一，乃是叫我們合一。五旬節不是魔術，乃是神人合體的一種工作。神人合一，即是適應。時時準備，處處妥協。不定何種機竅，即可響應「萬」。ECHO 如無線電之螺旋，浪度長短，聲度高低，全在諸鑰之合適。一有不合，即有惡聲，不顯調和。雖曰機會，卻非偶然。記得當初在一傳道駐守所，印度總督到來參觀學校。正當此日，我們豫備靈修祈禱會。我站在晾台上瞭望總督駕臨，他們在屋內作靈修工夫。我忽然看見總督來了。我就大喊屋中人出來迎接說：『他來了。』而屋中一位女士，正在虔心默禱之際，聽我喊『他來了』三字，她以為是『祂來了』，就是聖靈來了。她就速速起來，跑到屋內，關上門禱告說：『謝謝上帝，賜我聖靈。』事雖湊巧，話卻應心。她真得了聖靈。她出來迎接總督之時，眼光四射，面顯異彩，確為受聖靈之證據。五旬節之事，諒亦如此。不然，聖靈何必定於五旬節日降臨也。就是百二團體，十日工夫，同心合意，恆切禱告。正在此精誠結晶，爐火純青之機竅，外邊過節之人，噪雜滿城。內面膝跪之人，靜默候恩。或是彼得，或是約翰，引起異響，如同導子。忘其所以，全為聖靈充滿。於是風聲傳開，乃有此異

象也。此之謂適應，此之謂共鳴，人間共鳴，恆視爲奇談。何況靈界，不更奇於奇談乎。

所以接收聖靈，不是人人因淺近工夫，所能達得到的。第一即是與上帝接近。第二是自己供獻。第三是信靠不疑。第四是恆久適應。就是時時準備，處處妥協。如此則於祈禱之時，必可蒙允。因爲約翰曾說到這生命河的水，引證聖靈的話說：『信祂的人，將來必可得着。』
參翰·7:38-39若我們不受，那是自暴自棄，非聖靈之過。啓示錄有『揭開隱秘』四字。揭開者，聖靈是自由的賞賜。隱秘者，聖靈是只賜給信祂的人。

現在我可以說一個故事，以結束此章之定義。這個故事，是薩羅智姑娘告訴我她自己的故事。她說：有一次大概在一八九六年之夏五月魂德惠姑娘忽然給我一信。上言：『你受了聖靈了嗎。』我見此信，有兩重異怪。一是我們素無通信，不過認識。二她明知我是基督徒，且有微名。今忽來此信，不知其意。故未回信，以待後來見面時，再爲詳談。以後又到本年八月，我至本斯城聚傳道大會。該會主席魏德羅彼得領講。題在路加十一章十三節。尋其經文相反對待之處，比較觀之。其比較如下：

你們（不好）

尙且知道擊

好東西

給兒女們

五旬節與靈化

第二十四章 尋找基督之妙術

一三三

天父

給

聖靈

求祂的人

牧師即以此題講解他受聖靈所作之工夫。學校怎樣發達，聖經課怎樣奮興，都全歸與聖靈在內工作。到末了結束說：『上帝無私好，惟喜將聖靈賜給求祂的人。』我聽了這番見解，大受感動。回家去專用工夫，祈禱聖靈。只是毫無影響。到下星期六，傳道大會又特在本日聚聯誼祈禱靈恩會。我即到大會總務處，見魏德羅彼得先生說『你說上帝無私好，我說上帝有私好。我求了一個星期的聖靈，到底未曾得着。然而你說上帝一定要賜給求祂的人。那麼祂爲甚麼不賜給我呢。』於是魏得牧師即從桌上拿起一本案頭日歷來。向我說：『你可以接受這本日歷嗎。』我當時毫無猶夷的接過來。說：『多謝你的恩物。』牧師又說：『你已經得着了你的恩物嗎。』我說：『多謝，已經得着了。』他說：『你怎樣得着的。』我說：『我用手接過來的。』他說：『若是不接，便如何呢。』我說：『不接，便不能得。』他說：『對了。你沒有得着聖靈，請你想想，你用心手接過了沒有。那不能先埋怨上帝呀。』我當時恍然大悟，聖靈不來，是我未接，非上帝之過也。上帝叫我受聖靈，不但爲己，也是爲人。爲己是快樂祕訣，爲人是高興事業。』

第二十五章 教會與伯牙斯河

我自來到印度，即本着我的信仰，向前工作，改良社會。印度社會中爲我改良者不在少數。只是一件。用了多年的工夫，絕少希望。我的意志是說：『五旬節不是靈性中之放逸，乃是在所必需，更正人的生活。人的靈性失敗，除了用上帝的聖靈重生，絕無得救的盼望。』

我立時看顧一般同志，用精誠的意義，彼此相投；以求和合，同作主工，而得善果。但是積之數年，毫無成績。其大緣故，就是他們擎着五旬節當作外表的儀式，人意的鼓動。只守其禮，不知其義。如理學派之只以形式論工夫，不以精神參修養。他們講八福，只講外面的道義。如索格拉底之只守態度，如孔聖夫子之只講禮貌。將對上帝之信心，講成死物。將聖靈之工作，弄成呆板。對於目下社會，不但無攻擊之力，且對於自己的能力，每多投降之心。他們賺得衆人喝采，不過當前娛樂。反把重生聖靈之工，丟在腦後。

我有一中國朋友，他告訴我他的信心的經驗。他說：『從前我曾將對於新約所生之信仰，書寫下來。卻無可寫。只在書上寫了幾行大字。說：『牠現時仍在工作。』又在下面寫着說：『你們問我，我無可說。我所知者，即「牠現時仍在工作。」我將我的信心，附麗在憂患之中，高

興吭歌。我將我的信心，黏着在生命之上，使之永遠生活。敬謝上帝，「牠現時仍在工作。」我的中國朋友所寫的話，與我大表同情。因為我也覺得這本新約，「牠現時仍在工作」。

有一個朋友曾對我說：『我讀過你的大著「圓桌談判」一書，見你們圓桌舌戰，侃侃霍霍，如在台上鬥拳較力，不知你亦有所受傷否。』我回答說：『受傷了，並且傷得很重。生了大疤，成了印記。就是爲信心爭戰的印記。二十四年之久，越攻越顯。現在已成了極深的大疤。榮光四射。此疤之深處，埋藏了無窮的確定，生命，快活。因爲「牠現時仍在工作」。』西方之基督徒，對於信仰，橫生枝節。東方之非基督徒，游優虛無，文化落伍。良心誘迷，可爲浩嘆。惟我之聖經，現時「仍在工作」。我惟有信仰，由之生真力量，感動萬人。

大英傳教改良史中所記約翰維斯理在其警夜季刊有言曰：『一連三早晨，連續祈禱。上帝之靈恩，沛然降臨。我們大得歡喜，呼號踏舞。甚至有多人跌到地上，翻轉呼號。我當時見此奇異驚懼之舉動。乃用一語呼之而止。曰：「我們當感謝頌揚上帝。」自此以後，傳教會確已改良，直到現在。維斯理與其同志，惠德費二人之工作，大有効驗。因爲「牠現時仍在工作」。』

我與我的朋友同站在孟買一河岸之上，靠近一會堂。河名伯牙斯。此河在印度邊域。當於亞

力山大王征服小亞細亞之後，長驅東進，直穿波斯；橫破巴比倫，過印第斯山，渡印第斯河，大軍迤邐，向東伸進。渡過四條大河之後，止於伯牙斯之濱，而築壘焉。該時正在九月天氣。南方炎熱，溽暑逼人。大軍至此，不能呼吸。亞力山大王施其平日之威，向空氣宣戰。遮之以籐，愈見悶熱。又向驕日揮之以戈，令其退後。而驕陽之威，不稍惴縮。於是大王奠之以酒。曰：今而後始知南方之威矣。揮軍而去，灑淚而別。痛飲於巴比倫宮中，以消磨其青年忒喪靈魂。其餘尾軍，沿波斯海股，分道揚鑣捲旂歸鄉，其國乃破。今伯牙斯河畔，猶見當年遺跡。讀史興悲，不勝今昔。鐵血之功，後世不存。今我友立教會於此，較大王之戰壘，誠不如遠甚。乃因聖靈之工，終古長存。因為『神現時仍在工作』也。

當其未從過河之時，覺工作甚是艱難。因此向我說：『我缺有能力之幫手』於是彼自己至河邊祈禱。祈禱已畢，大受聖靈前後竟若兩人。於是興工傳道，託靠靈恩。今所得之教友，信徒，學生，教習，已黑壓一片矣。當他回美國之後，遇着一位青年牧師，短氣的向他說：「若上帝在不顯真實動作，我即止息工作，不再傳道。若能在星期日之前，顯示靈恩，我將繼續我的工作。」於是在星期六作退修祈禱會，誠心祈求。不數分鐘，情況忽變，大得聖靈。自此全

教會大得靈恩澆灌，一如伯牙斯河畔之情形。故教會必須到伯牙斯之程度，然後始能發生效力，而有工作。不是我們器用聖靈，乃是聖靈器用我們。一切物質，一切慣力，須受聖靈支配，生有利益之效果。五旬節卽結合物質力及慣性力爲一致之行動。故我們常規定自己屈服於五旬節靈恩之下，而得勝利。不應甘自推諉，而居落伍之域。蓋不深入靈恩，不能競前邁上也。



Cat. No.
9144.2